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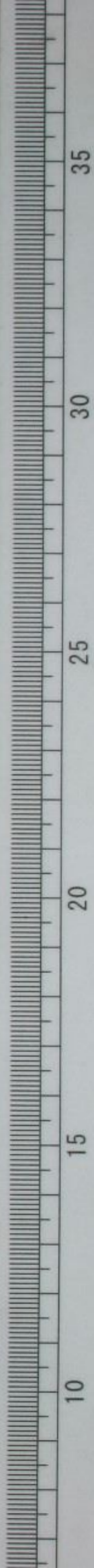
北
齊
書

三

至
卷
卅一

自
卷
卅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6
3



文庫 11
D 276
3

北齊書二十一

列傳第十三

高乾

弟昂 弟季武

封隆之

子子繪

高乾字乾邕勃海脩人也父翼字次同豪俠有風神爲州里所宗
敬孝昌末葛榮作亂於燕趙朝廷以翼山東豪右卽家拜渤海太
守至郡未幾賊徒愈盛翼部率合境徙居河濟之間魏因置東冀
州以翼爲刺史加鎮東將軍樂城縣侯及爾朱榮弑莊帝翼保境
自守謂諸子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社稷隳危人神憤怨破家
報國在此時也爾朱兄弟性甚猜忌忌則多害汝等宜早圖之先
人有奪人之心時不可失也事未輯而卒中興初贈使持節侍中
太保錄尚書事冀定瀛相殷幽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文宣



二月二十二日
薄雲



魏川地圖書
氏閣南甫



010190559810

乾性明悟俊偉。有知畧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俠。數犯公法。長而修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魏領軍元叉。權重當世。以意氣相得。接乾甚厚。起家拜員外散騎侍郎。領直後。轉太尉士曹。司徒中兵。遷員外。魏孝莊之居藩也。乾潛相託附。及爾朱榮入洛。乾東奔於翼。莊帝立。遙除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乾兄弟本有從橫志。見榮殺害人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反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屢敗齊州士馬。莊帝尋遣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乾兄弟相率出降。朝廷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爾朱榮以乾前罪不應復居近要。莊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於是招納驍勇。以射獵自娛。榮死。乾馳赴洛陽。莊帝見之大喜。時爾朱徒黨擁兵在外。莊帝以乾爲金紫光祿大夫。河北大使。令招集鄉閭。爲表裏形援。乾垂涕奉詔。弟昂拔劍起舞。請以死自效。俄而爾朱兆入洛。尋遣其監軍孫白鷄。

百餘騎至冀州。託言普徵民馬。欲待乾兄弟送馬。因收之。乾既宿有報復之心。而白鷄忽至。知將見圖。乃先機定策。潛勒壯士襲據州城。傅檄州郡。殺白鷄。執刺史元仲宗。推封隆之。權行州事。爲莊帝舉哀。三軍縞素。乾昇壇誓衆。辭氣激揚。涕淚交下。將士莫不哀憤。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共爲影響。俄而靈助被殺。屬高祖出山東。揚聲來討。衆情莫不惶懼。乾謂其徒曰。吾聞高晉州雄畧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殺主虐民。正是英雄效義之會也。今日之來。必有深計。吾當輕馬奉迎。密參意旨。諸君但勿憂懼。聽我一行。乾乃將十數騎於關口迎謁。乾既曉達時機。開習世事。言辭慷慨。雅合深旨。高祖大加賞重。仍同帳寢宿。時高祖雖內有遠圖。而外跡未見。爾朱羽生爲殷州刺史。高祖密遣李元忠舉兵逼其城。令乾率衆僞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與指畫軍計。羽

生與乾俱出。因擒之。遂平殷州。又共定策。推立中興主。拜乾侍中。司空。先是信都草創軍國權輿。乾遭喪不得終制。及武帝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之禮。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邑一千戶。乾雖求還。不謂便見從許。既去。內侍朝廷。罕所關知。居常怏怏。武帝將貳於高祖。望乾爲己用。曾於華林園讌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弈世忠良。今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實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世奉朝廷。遇荷殊寵。以身許國。何敢有貳。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武帝便有異圖。遂不固辭。而不啓高祖。及武帝置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群豎。數遣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爲荊州刺史。外示疎忌。實欲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

啟高祖。高祖召乾詣并州。面論時事。乾因勸高祖宜受魏禪。高祖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啓司空。復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高祖屢啓詔書。竟不施行。乾以頻請不遂。知變難將起。密啓高祖。求爲徐州。乃除使持節都督三徐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指期將發。而帝知乾泄漏前事。乃詔高祖云。曾與乾邕私有盟約。今復反覆兩端。高祖便取乾前後。數啓論時事者。遣使封送武帝。帝召乾邕。示之禁於門下省。對高祖使人責乾前後之失。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旣立異圖。而乃云臣反覆。以匹夫加諸罪。尚或難免。況人主推惡。復何逃命。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功六身危。自古然也。若死而有知。庶無負莊帝。遂賜死。時年三十七。乾臨死。神色不變。見者莫不歎息焉。時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乾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兄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

者。見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欲何言。後高祖討斛斯椿等。次盟津。謂乾弟昂曰。若早用司空之策。豈有今日之舉也。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滄瀛幽齊徐青光兗十州軍事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文昭。長子繼叔襲祖洛城縣侯。令第二子呂兒襲乾爵。乾弟慎字仲密。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爲父所愛。魏中興初。除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太昌初。遷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人自隨。慎爲政嚴酷。又縱左右吏民苦之。兄乾死。密棄州將歸高祖。武帝敕青州斷其歸路。慎間行至晉陽。高祖以爲大行臺左丞。轉尚書當官。無所迴避。時咸畏懼之。自義旗之後。安州民恃其邊險。不賓王化。尋以慎爲行臺僕射。率衆討平之。天平末。拜侍中。加關府元象初。出爲兗州刺史。尋徵爲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

戚鄉閭。不稱朝望。世宗奏令改選焉。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爲慎所棄。暹時爲世宗委任。慎謂其構已。性既狷急。積懷憤恨。因是罕有糾劾。多所縱舍。高祖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爲北豫州刺史。遂據武牢。降西魏。慎先入關。周文帝率衆東出。高祖破之於邙山。慎妻子將西度。於路盡禽之。高祖以其勲家。啓慎一房。配没而已。昂字敖曹。乾第三弟。幼稚時。便有壯氣。長而倜儻。膽力過人。龍眉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爲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與兄乾數爲劫掠州縣。莫能窮治。招聚劍客。家資傾盡。鄉閭畏之。無敢違迕。父翼常謂人曰。此兒不滅我族。當大吾門。不直爲州豪也。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旣而奉旨散衆。仍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伯。邑五百戶。乾解官歸。與昂俱在鄉里。陰養壯士。爾朱榮聞而

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送於晉陽永安末榮入洛以昂自
隨禁於駝牛署既而榮死魏莊帝卽引見勞勉之時爾朱世隆還
逼宮闕帝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既免縲紲被甲橫戈志凌勅
敵乃與其從子長命等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
卽除直閣將軍賜昂千疋昂以寇難尚繁非一夫所濟乃請還本
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郎常侍加平北將軍所在義勇競來投赴
尋值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義殷州刺史爾朱羽生潛軍
來襲奄至城下昂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之羽生退走人情遂定
後廢帝立除使持節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仍爲大都督率衆從高
祖破爾朱兆於廣阿及平鄴別率所部領黎陽又隨高祖討爾朱
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
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

雜於意如何昂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鬪不減鮮
卑今若雜之情不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軍不煩更
配高祖然之及戰高祖不利軍小却也等方乘之高嶽韓匈奴等
以五百騎衝其前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與蔡儁以千騎自栗
園出橫擊兆軍兆衆由是大敗是日徵昂等高祖幾殆太昌初始
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爲侯邑七百戶兄乾被殺乃將十餘
騎奔晉陽歸於高祖及斛斯椿釁起高祖南討令昂爲前驅武帝
西遁昂率五百騎倍道兼行至於峭陝不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
仍討三荆諸州不附者並平之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
薨於此位固辭不拜轉司徒公時高祖方有事關隴以昂爲西南
道大都督徑趣商洛山道峻隘已爲寇所守險昂轉鬪而進莫有
當其鋒者遂攻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并將帥數十人會

竇泰失利召昂班師時昂爲流矢所中創甚顧謂左右曰吾以身許國死無恨矣所可歎息者不見季式作刺史耳高祖聞之卽馳驛啟季式爲濟州刺史昂還復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治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衆在北豫州與昂小有忿爭昂怒鳴鼓會兵而攻之侯景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干救解乃止其俠氣凌物如此于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爲華言昂嘗詣相府掌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高祖知而不責元象元年進封京兆郡公邑一千戶與侯景等同攻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周文帝率衆救之戰於邙陰昂所部失利左右分散單騎東出欲趣河陽南城門閉不得入遂爲西軍所害時年四十八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殷五州諸軍事太師大司馬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

謚忠武子突騎嗣早卒世宗復召昂諸子親簡其第三子道豁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道豁襲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於黃州刺史
季式字子通乾第四弟也亦有膽氣皮典初拜鎮遠將軍正員郎遷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加散騎常侍領主衣都統太昌初除尚食典御天平中出爲濟州刺史山東舊賊劉盤隋史明曜等攻劫道路剽掠村邑齊兗青徐四州患之歷政不能討季式至皆破滅之尋有濮陽民杜靈椿等攻城剽野聚衆將萬人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陽平路叔文徒黨緒顯等立營柵爲亂季式討平之又有群賊破南河郡季式遣兵臨之應時斬戮自茲以後遠近清晏季式兄弟貴盛竝有勳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戈甲器械皆備故凡追督賊盜多致剋捷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

平乃是畿內既不奉命又不侵境而有何急遣私軍遠戰萬一失脫豈不招罪季式曰君言何不忠之甚也我與國義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且賊知臺軍卒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救未備之間破之必矣兵尚神速何得後機若以獲罪吾亦無恨元象中西寇大至高祖親率三軍以禦之陣於邗北師徒大敗河中流尸相繼敗兵首尾不絕人情騷動謂世事艱難所親部曲請季式曰今日形勢大事去矣可將腹心二百騎奔梁既得避禍不失富貴何爲坐受死也季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亡去不義若社稷顛覆當背城死戰安能區區偷生苟活是役也司徒歿焉入爲散騎常侍興和中行齊州事解州仍鎮永安戍高慎以武牢叛遣信報季式季式得書驚懼卽狼狽奔告高祖高祖嘉其至誠待之如舊武定中除侍中尋加冀州大中正時世宗

先爲此任啓以迴授爲都督從清河公岳破蕭明於寒山敗侯景於渦陽還除衛尉卿復爲都督從清河公攻王思政於潁川拔之以前後功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縣子仍爲都督隨司徒潘樂征討江淮之間爲私使樂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而赦之四年夏發疽卒年三十八贈侍中使持節都督滄冀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恭穆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勲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欵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朝廷知而容之元忠叛後少時解職黃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高祖之壻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竝閉關籬不通消難固請云我是黃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

悉君亦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邪？高季式死，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云：我留君盡興，君是何人，不爲我痛飲，命左右索車輪，括消難頸，又索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欣笑而從之。方乃俱脫車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莫知所在。內外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世宗在京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輿，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讌集，其被優遇如此。翼長兄子永樂，次兄子延伯，竝和厚，有長者稱，俱從翼舉義，永樂官至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冀州大中正，出爲博陵太守，以民事不濟，自殺，贈使持節，督滄冀二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子長命，本自賤，出年二十餘，始被收舉，猛暴好殺，然亦果於戰鬪。初於大夏門拒爾朱世隆，以功累遷左光祿大夫，高祖

劉孟和

遙授長命，雍州刺史，封沮陽鄉男，一百戶，尋進封鄆陵縣伯，增二百戶。武定中，隨儀同劉豐討侯景，爲景所殺，贈冀州刺史。延伯，歷中散大夫，安州刺史，封萬年縣男，邑二百戶。天保初，加征西將軍，進爵爲子，卒，贈太府少卿。自昂初以豪俠立名，爲之羽翼者，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狄、東方老、劉士榮、成五彪、韓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李希光、劉叔宗、劉孟和，竝仕宦顯達。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也。孟和少好弓馬，率性豪俠，幽州刺史劉靈助之起兵也。孟和亦聚衆附昂，兄弟昂，遙應之。及靈助敗，昂乃據冀州。孟和爲其致力，會高祖起義，冀州以孟和爲都督。中興初，拜通直常侍。二年，除安東將軍，尋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祿，以建義勲，賜爵長廣縣伯。天平中，衛將軍，上黨內史，罷郡，除大丞相司馬。武定元年，坐事死。叔宗，字元纂，樂陵平昌人，和謹，頗有學業，舉秀才，稍遷滄州治中，永安

劉叔宗

劉海寶

中加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兄海寶少輕俠然為州里所愛昂之起
義也海寶率鄉閭襲滄海以應昂昂以海寶權行滄州事前范陽
太守刁整心附爾朱遣弟子安壽襲殺海寶叔宗仍歸於昂中興
初高祖除前將軍廷尉少卿太昌初加鎮軍將軍光祿大夫天平
初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二年卒贈使持節儀同定州刺史老字
安德高人家世寒微身長七尺膂力過人少麤獷無賴結輕險之
徒共為賊盜鄉里患之魏末兵起遂與昂為部曲義旗建仍從征
討以軍功除殿中將軍累遷平遠將軍除魯陽太守後除南益州
刺史領宜陽太守賜爵長樂子老頰為二郡出入數年境接群蠻
又隣西敵至於攻城野戰率先士卒屢以少制眾西人憚之顯祖
受禪別封陽平縣伯遷南兗州刺史後與蕭軌等渡江戰沒希光
勃海脩人也父紹魏長廣太守希光隨高乾起義信都中興初除

東方老

李希光

安南將軍安德郡守後為世祖開府長史武定末從高岳平潁川
封義寧縣開國侯歷潁梁南兗三州刺史天保中揚州刺史與蕭
軌等渡江戰沒贈開府儀同三司西兗州刺史子子令尚書外兵
郎中武平末通直常侍隋開皇中卒於易州刺史希光族弟子貢
以與義旗之功官至吏部郎後為兗州刺史坐貪暴為世宗所殺
顯祖責陳武廢蕭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
步騎數萬伐之以七年三月渡江襲剋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伴英
起以侍中為軍司蕭軌與希光竝為都督軍中抗禮不相服御競
說謀畧動必乖張頓軍丹陽城下值霖雨五十餘日及戰兵器竝
不堪施用故致敗亡將帥俱死士卒得還者十二三所沒器械軍
資不可勝紀蕭軌王敬寶事行史闕其傳裴英起河東人其先晉
末渡淮寓居淮南之壽陽縣祖彥先隨薛安都入魏官至趙郡守

裴英起

父約勃海相英起聰慧滑稽好劇談不拘儀檢仕魏至定州長史世宗引爲行臺左丞天保中都官尚書兼侍中及戰沒贈開府尚書左僕射

封隆之字祖裔小名皮勃海脩人也父回魏司空隆之性寬和有度量弱冠州郡主簿起家奉朝請領直後汝南王悅開府爲中兵參軍初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冀方自號大乘衆五萬餘遣大都督元遙及隆之擒獲法慶賜爵武城子俄兼司徒主簿河南尹丞時青齊二州士民反叛隆之奉使慰諭咸卽降款永安中除撫軍府長史爾朱兆等屯據晉陽魏朝以河內要衝除隆之龍驤將軍河內太守尋加持節後將軍假平北將軍當郡都督未及到郡屬爾朱兆入洛莊帝幽崩隆之以父遇害常懷報雪因此遂持節東歸圖爲義舉時高乾告隆之曰爾朱暴逆禍加至尊弟與兄竝荷

先帝殊常之眷豈可不出身爲主以報讎恥乎隆之對曰國恥家怨痛入骨髓乘機而動今實其時遂與乾等定計夜襲州城剋之乾等以隆之素爲鄉里所信乃推爲刺史隆之盡心慰撫人情感悅尋高祖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子繪奉迎於滏口高祖甚嘉之旣至信都集諸州郡督將僚吏等議曰逆胡爾朱兆窮凶極虐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捐棄今所在蜂起此天亡之時也欲與諸君剪除凶羯其計安在隆之對曰爾朱暴虐天亡斯至神怒民怨衆叛親離雖握重兵其彊易弱而大王乃心王室首唱義旗天下之人孰不歸仰願大王勿疑中興初拜左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爾朱兆等軍於廣阿十月高祖與戰大破之乃遣隆之持節爲北道大使高祖將擊爾朱兆等於韓陵留隆之鎮鄴城爾朱兆等走以隆之行冀州事仍領降俘三萬餘人分置諸州尋徵爲侍中時高

祖自洛還師於鄴隆之將赴都因過謁見啓高祖曰斛斯椿賀拔
勝賈顯智等往事尔朱中復乖阻及討仲遠又與之同猜忍之人
志欲無限又叱列延慶侯念賢皆在京師王授以名位此等必構
禍隙高祖經宿乃謂隆之曰侍中昨言實是深慮尋封安德郡公
邑二千戶進位儀同三司于時朝議以尔朱榮佐命前朝宜配食
明帝廟庭隆之議曰榮為人臣親行殺逆安有害人之母與子對
饗考古詢今未見其義從之詔隆之參議麟趾閣以定新制又贈
其妻祖氏范陽郡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
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後為斛斯椿等構之於魏帝逃歸鄉里高
祖知其被誣召赴晉陽魏帝尋以本官徵之隆之固辭不赴仍以
隆之行并州刺史魏清河王亶為大司馬長史天平初復入為侍中
預遷都之議魏靜帝詔為侍講除吏部尚書加侍中以本官行冀

州事陽平民路紹遵聚眾反自號行臺破定州博陵郡虜太守高
永樂南侵冀州隆之令所部長樂太守高景等擊破之生擒紹遵
送於晉陽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尋加開府時初召募勇果都督字
八高法雄封子元等不願遠戍聚眾為亂隆之率州軍破平之興
和元年復徵為侍中隆之素得鄉里人情頗為本州留心撫字吏
民追思立碑頌德轉行梁州事又行濟州事徵拜尚書右僕射武
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息於冀州豪望使為
內應輕薄之徒頗相扇動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世宗密書
與隆之云仲密枝黨同惡向西宜悉收其家累以懲將來隆之以
為恩旨既行理無追改今若收治示民不信脫或驚擾所虧殊大
乃啓高祖事遂得停隆之自義旗始建首參經畧奇謀妙算密以
啓聞手書削藁罕知於外高祖嘉其忠謹每多從之復以本官行

契闊艱虞

濟州事。轉齊州刺史。武定三年卒。官年六十一。詔遣主書監神貴就弔。賻物五百段。贈使持節都督滄瀛二州諸軍。瀛州刺史。司徒公。高祖以隆之勲舊。追榮未盡。復督冀瀛滄齊濟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太保。餘如祖。後至冀州境。次於交津。追憶隆之。顧謂冀州行封公。積德履仁。體通性達。自出納軍國。垂二十年。如一。以其忠信可憑。方以後事託之。何期報善無念。忠賢良可痛惜。為之流涕。令參軍宋仲羨以太早亡。第二子子繪嗣。子繪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書郎中。爾朱兆之害魏莊帝也。與父隆之舉義。信至信都。召署開府主簿。仍典書記。中興元年。轉大波將軍。從高祖征爾朱兆。及平中山。軍還。除通直

中書舍人。母憂解職。尋復本任。太昌中。從高祖定并汾肆數州。平爾朱兆及山胡等。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魏武帝末。斛斯椿等佞倖用事。父隆之以猜忌懼難。潛歸鄉里。子繪亦棄官俱還。孝靜初。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太常卿李元忠等竝持節。出使觀省風俗。聞人疾苦。還赴晉陽。從高祖征夏州。二年。除衛將軍。平陽太守。尋加散騎常侍。晉州北界霍山。舊號千里徑者。山坡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啟高祖。請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高祖從之。仍令子繪領汾晉二州。夫修治旬日而就。高祖親總六軍。路經新道。嘉其省便。賜穀二百斛。後大軍討復東雍。平紫壁及喬山。紫谷絳蜀等。子繪恒以太守前驅。慰勞徵兵。運糧軍士無乏。興和初。自郡徵補大行臺吏部郎中。武定元年。高仲密以武牢西叛。周文帝擁眾東侵。高祖於邙山破之。乘勝長驅。遂至潼關。或諫不可窮兵。

極武者高祖總命群僚議其進止子繪言曰賊帥才非人雄偷竊名號遂敢驅率亡叛送死伊瀍天道禍淫一朝瓦解雖僅以身免而魂膽俱喪混一車書正在今日天與不取反得其咎時難遇而易失昔魏祖之平漢中不乘勝而取巴蜀失在遲疑悔無及已伏願大王不以為疑高祖深然之但以時既盛暑方為後圖遂命班師三年父喪去職四年高祖西討起為大都督領冀州兵赴鄴從高祖自滏口西趣晉州會大軍於玉壁復以子繪為大行臺吏部郎中及高祖病篤師還晉陽引入內室面受密旨銜命山東安撫州郡高祖崩秘未發喪世宗以子繪為勃海太守令馳驛赴任世宗親執其手曰誠知此郡未允勲望但時事未安須卿鎮撫且衣錦晝遊古人所貴善加經畧緩靜海隅不勞學習常太守向州參也仍聽收集部曲一千人後進秩一等加驃騎將軍天保二年除

太尉長史三年頻以本官再行南青州事四年坐事免六年行南兖州事尋除持節海州刺史不行七年改授合州刺史到州未幾值蕭軌裴英起等江東賊没行臺司馬恭發歷陽徑還壽春疆場大駭兼在州器械隨軍畧盡城隍樓雉虧壞者多子繪乃脩造城隍樓雉繕治軍器守禦所須畢備人情漸安尋敕於州營造船艦子繪為大使總監之陳武帝曾遣其護軍將軍徐度等率輕舟從柵口歷東關入巢湖徑襲合肥規燒船舫以夜一更潛寇城下子繪率將士格戰陳人奔退九年轉鄭州刺史子繪曉達政事長於綏撫歷宰州郡所在安之徵為司徒左長史行魏尹事乾明初轉大司農尋正除魏尹皇建中加驃騎大將軍大寧二年遷都官尚書高歸彥作逆召子繪入見昭陽殿帝親詔子繪曰冀州密邇京甸歸彥敢肆凶悖已敕大司馬平原王段孝先總勒重兵乘機電

發司空東安王婁叡督率諸軍絡繹繼進卿世載名德恩洽彼州
故遣參贊軍事隨便慰撫宜善加謀畧以稱所寄卽以其日馳傳
赴軍子繪祖父世爲本州百姓素所歸附旣至巡城諭以禍福民
吏降款日夜相繼賊中動靜小大必知賊平仍敕子繪權行州事
尋徵還敕與群官議定律令加儀同三司後突厥入逼晉陽詔子
繪行懷州事乘駟之任還爲七兵尚書轉祠部尚書河清三年暴
疾卒年五十世祖深歎惜之贈使持節瀛冀二州軍事冀州刺史
開府儀同尚書右僕射謚曰簡子寶蓋嗣武平末通直常侍子繪
弟子繡武平中勃海太守霍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侵畧淮南子繡
城陷被送揚州齊亡後逃歸隋開皇初終於通州刺史子繡外貌
儒雅而俠氣難忤司空婁定遠子繡兄之壻也爲瀛州刺史子繡
在勃海定遠過之對妻及諸女讌集言戲微有褻慢子繡大怒嗚

鼓集衆將攻之俄頃兵至數千馬將千匹定遠免冠拜謝久乃釋
之隆之弟延之字祖業少明辨有世用起家員外郎中興初除中
堅將軍高祖以爲大行臺左光祿大夫封邳城縣子行勃海郡事
以都督從婁昭討樊子鵠專平除青州刺史延之好財利在州多
所受納後行晉州事高祖沙苑失利還延之棄州北走高祖大怒
同罪人皆死以隆之故獨得免興和二年卒年五十四贈使持節
都督冀殷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冀州刺
史謚曰文恭子孝纂嗣隆之弟子孝琬字子蓓父祖曹魏冀州平
北府長史以隆之佐命之功贈雍州刺史殿中尚書孝琬七歲而
孤獨爲隆之所鞠養慈愛甚篤年十六本州辟主簿魏永熙二年
隆之故以父爵富城子授焉三年釋褐開府參軍事天平中輕車
將軍司徒主簿武定中爲顯祖開府主簿遷從事中郎將領東宮

洗馬天保二年卒時年三十六帝聞而歎惜焉贈左將軍太府少卿孝琬性恬靜頗好文詠太子少師邢劭七兵尚書王昕竝先達高才與孝琬年位懸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琬靈櫬言歸二人送於郊外悲哭悽慟有感路人孝琬弟孝琰字士光少脩飾學尚有風儀年十六辟州主簿釋褐秘書郎天保元年為太子舍人出入東宮甚有令望丁母憂解任除晉州法曹參軍尋徵還復除太子舍人乾明初為中書舍人皇建初司空掾秘書丞散騎常侍為聘陳使主已發道途遙授中書侍郎還坐事除名天統三年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晉陽典機密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竝為義孝有一士人亦哭在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會黃門郎李懷秦南陽王綽專恣士開因

譖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別行戲話時孝琰女為范陽王妃為禮事因假入辭帝遂決馬鞭百餘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決五十幾致於死還京在集書省上下從是沉廢士開死後為通直散騎常侍後與周朝通好趙彥深奏之詔以為聘周使副祖珽輔政又奏令入文林館撰御覽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自立善於談謔威儀閑雅容止進退人皆慕之嘗謂祖珽云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為恨尋以本官兼尚書左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時有道人曇獻者為皇太后所幸賞賜隆厚車服過度又乞為沙門統後主意不許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後主常憾焉因有僧尼以他事訴競者辭引曇獻上令有司推劾孝琰案其受納貨賄致於極法因搜索其家大獲珍異悉以沒官由是正授左丞仍令奏門下事性頗簡傲不諧時俗恩遇漸高彌

自矜誕舉動舒遲無所降屈識者鄙之與崔季舒等以正諫同死時年五十一子開府行參軍君確君靜等二人徙北邊少子君巖君贊下蠶室南安之敗君確二人皆坐死史臣曰高封二公無一人尺土之資奮臂而起河朔將致勤王之舉以雪莊帝之讎不亦壯哉既剋本藩成其讓德異夫韓馥懼袁紹之威然力謝時雄才非命世是以奉迎麾旆用叶本圖高祖因之遂成霸業重以昂之膽力氣冠萬物韓陵之下風飛電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但以非賴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啓疏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過於此子繪才幹可稱克荷堂構弈世載德斯為美焉

贊曰烈烈文昭雄圖斯契灼灼忠武英睿冠世門下之酷進還惟谷黃河之濱蹈義亡身封公矯矯共濟時屯比承明德暉光日

新北齊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四

李元忠

盧文偉

李義深

李元忠趙郡栢人人也。曾祖靈壽。定州刺史。祖文。鎮西將軍。父顯。南安州刺史。元忠少厲志操。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暉為司空。辟為士曹參軍。遷太尉。復改為長沙參軍。暉後為太傅。尋被詔為營構明堂。大都督。又引為主簿。元忠相。暉史書及陰陽數術。解鼓箏。兼好射彈。有巧思。遭母憂去任。未幾相州刺史安樂王泰請為府司馬。元忠以艱憂固辭不就。初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并習讀千善。於方支。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

北齊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四

李元忠

盧文偉

李義深

李元忠趙郡栢人人也。曾祖靈衛。定州刺史。鉅鹿公。祖恢。鎮西將軍。父顯甫。安州刺史。元忠少厲志操。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為司空。辟為士曹參軍。遷太尉。復啟為長沙參軍。懌後為太傅。尋被詔為營構明堂。大都督。又引為主簿。元忠粗覽史書。及陰陽數術。解鼓箏。兼好射彈。有巧思。遭母憂。去任。未幾。相州刺史安樂王鑒請為府司馬。元忠以艱憂固辭不就。初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技。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

魏書

自稱... 時年五十一... 君贊下... 史臣曰... 齊氏元功... 所本允... 齊書... 黃河之... 比承明... 德... 門下之... 隋... 比承明... 德... 門下之... 隋... 比承明... 德... 門下之... 隋...

貴賤皆爲救療。家素富實，其家人在鄉多有舉貸求利。元忠每焚契免責，鄉人甚敬重之。魏孝明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成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羊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送，奴如其言，賊皆捨避。」永安初，就拜南趙郡太守，以好酒無政績，值洛陽傾覆，莊帝憂崩。元忠棄官還家，潛圖義舉。會高祖率衆東出，便自往奉迎，乘露車載素葷濁酒，以見高祖，因進從橫之策，備陳誠款，深見嘉納。時刺史尔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先聚衆於西，仍與大軍相合，擒斬羽生。卽令行殷州事。中興初，除中軍將軍、衛尉卿。二年，轉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尋加征南將軍、武帝將納后，卽高祖之長女也。詔元忠與尚書令元羅致娉於晉陽。高祖每於宴席論敘舊事，因撫掌欣笑云：「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

元忠戲謂高祖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高祖荅曰：「建義處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持高祖鬚而大笑。」高祖亦悉其雅意，深相嘉重。後高祖奉送皇后，仍田於晉澤。元忠馬倒被傷，當時殞絕，久而方蘇。高祖親自撫視，其年封晉陽縣伯，邑五百戶。後以微譴失官。時朝廷離貳義旗，多見猜阻，斛斯椿等以元忠淡於榮利，又不以世事經懷，故不在嫌嫉之地。尋兼中書令。天平初，復爲太常，後加驃騎將軍。四年，除使持節、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振貸，俟秋徵收，破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爲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而已，徒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以振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興和末拜侍中。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于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之內，羅種果藥，親朋尋詣。

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携壺，遨遊里閭，遇會飲酌，蕭然自得。常布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志力已衰，久忝名官，以妨賢路。若朝廷厚恩，未便放棄者，乞在閑冗，以養餘年。武定元年，除東徐州刺史，固辭不拜。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世宗蒲桃酒一盤。世宗報以百練縑，遺其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出藩入侍，備經要重，而猶家無擔石，室若懸磬，豈輕財重義奉時愛已故也。久相嘉尚，嗟詠無極。恒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桃，良深佩戴。聊用絹百匹，以酬清德也。其見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而散之。三年，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其年卒於位。年六十，詔贈縑布五百匹。使持節督定冀殷幽四州諸軍事，大將軍，司徒，定州刺史，謚曰敬。

八絃
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火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此謂光照先人終致貴達矣子搔嗣搔字德況少聰敏有才藝音律博弈之屬多所通解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起家司徒行參軍累遷河內太守百姓安之入爲尚書儀曹郎天保八年卒元忠族弟密字希邕平棘人也祖伯膺魏東郡太守贈幽州刺史父煥治書侍御史河內太守贈青州刺史密少有節操屬爾朱兆殺逆乃陰結豪右與勃海高昂爲報復之計屬高祖出山東密以兵從舉義遙授并州刺史封容城縣侯邑四百戶爾朱兆至廣阿高祖令密募殷定二州兵五千人鎮黃沙井陘二道及兆韓陵敗還晉陽隨軍平兆高祖乃以薛循義行并州事授密建州刺史又除襄州刺史在州十餘年甚得安邊之術威信聞於外境高祖頻降手書勞問并賜口馬侯景外

叛誘密執之授以官爵景敗歸朝朝廷以密從景非元心不之罪也天保初以舊功授散騎常侍復本爵縣侯卒贈殿中尚書濟州刺史密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精習經方洞曉針藥母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由是亦以醫術知名魏末行護軍司馬武邑太守天保初司空長史太寧武平中清河廣平二郡守銀青光祿大夫齊亡後卒子道謙武平中侍御史道謙弟道貞南青州司馬爲逆賊邢杲所殺贈北徐州刺史元忠宗人愍字魔憐形貌魁傑見異於時少有大志年四十猶不仕州郡唯招致姦俠以爲徒侶孝昌之末天下兵起愍潛居林慮山觀候時變賊帥鮮于脩禮毛普賢作亂詔遣大都督長孫稚討之稚素聞愍名召兼帳內統軍軍達呼陁賊來逆戰稚軍爲賊所敗愍遂歸家安樂王元璽爲北道大行臺至鄴以賊衆盛疆未得前遣使徵

愍表授武騎常侍假節別將鎮鄴城東郭葛榮之圍信都餘黨南狄陽平以北皆爲賊有鑿命愍爲前驅別討之頗有斬獲及鑿謀逆愍乃詐患暴風鑿信之因此得免未幾大都督源子邕屯安陽大都督裴衍屯鄴城西討鑿愍棄家口奔子邕仍被徵赴洛除奉車都尉持節鎮汴河汴河在鄴之西北重山之中并相二州交境以葛榮南逼故用愍鎮之榮遣其叔樂陵王葛萇率精騎一萬擊愍愍據險拒戰萇不得前爾朱榮至東關愍乃見榮榮欲分賊勢遣愍別道向襄國襲賊署廣州刺史田怙軍愍未至襄國已擒葛榮卽表授愍建忠將軍分廣平易陽襄國南趙郡之中丘三縣爲易陽郡以愍爲太守賜爵襄國侯永安末假平北將軍持節當郡大都督遷樂平太守未之郡洛京傾覆愍率所部西保石門山潛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及高昇兄弟安州刺史盧曹等同契義舉助

敗愍遂入石門。高祖建義，以書招愍。愍奉書，擁衆數千人，以赴高祖。高祖親迎之，除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兼尚書、西南道行臺、當州都督。令愍率本衆西還舊鎮。高祖親送之。愍至鄉，據馬鞍山，依險爲壘，徵糧集兵，以爲聲勢。爾朱兆出井陘，高祖破兆於廣阿。愍統其本衆屯故城，以備爾朱兆。相州既平，命愍還鄴，除西南道行臺都官尚書，復屯故城。爾朱兆等將至高祖，徵愍參守鄴城。太昌初，除太府卿，後出爲南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此州自孝昌以來，舊路斷絕，前後刺史皆從間道始得達州。愍勒部曲數千人，徑向懸瓠，從北陽復舊道，且戰且前，三百餘里，所經之處，卽立郵亭，蠻左大服。梁遣其南司州刺史任思祖隨郡太守桓和等，率馬步三萬兼發邊蠻圍逼下，差戍愍躬自討擊，破之。詔加車騎將軍，愍於州內開立陂渠，溉稻千餘頃，公私賴之。轉

行東荊州，仍除驃騎將軍、東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加散騎常侍。天平二年卒。贈使持節、定殷二州軍事、儀同定州刺史。元忠族叔景遺，少雄武，有膽力，好結聚亡命，共爲劫盜，鄉里每患之。永安末，其兄南鉅鹿太守無爲，以賊罪爲御史糾劾，禁於州獄。景遺率左右十餘騎詐稱臺使，徑入州城，劫無爲而出之。州軍追討，竟不能制。由是以俠聞。及高祖舉義於信都，景遺赴於軍門。高祖素聞其名，接之甚厚，命與元忠舉兵於西山，仍與大軍俱會。擒刺史爾朱羽生，以功除龍驤將軍、昌平縣公，邑八百戶。爾朱兆來伐，又力戰有功，除使持節、大都督、左將軍。太昌初，進爵昌平郡公，增邑三百戶，加車騎將軍。天平初，出爲潁州刺史。未幾，爲前潁川太守。元洪威所襲，殺贈侍中殷滄。二州軍事大將軍、開府、潁州刺史子伽林襲。盧文偉，字休族，范陽涿人也。爲北州冠族，父敞，出後伯假。文偉少

孤有志尚。頗涉經史。篤於交遊。少爲鄉閭所敬。州辟主簿。年三十。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史裴儁。按舊迹。修督亢陂。溉田萬餘頃。民賴其利。修立之功。多以委文偉。文偉既善於營理。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孝昌中。詔兼尚書郎中。特行臺常景。啓留爲行臺郎中。及北方將亂。文偉積稻穀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賑贍。彌爲鄉里所歸。尋爲杜洛周所虜。洛周敗。復入葛榮。榮敗。歸家。時韓樓據薊城。文偉率鄉閭屯守范陽。與樓相抗。乃以文偉行范陽郡事。防守二年。與士卒同勞苦。分散家財。拯救貧乏。莫不人人感說。爾朱榮遣將侯深討樓。平之。文偉以功封大夏縣男。邑二百戶。除范陽太守。深乃留鎮范陽。及榮誅。文偉知深難信。乃誘之出獵。閉門拒之。深失據。遂赴中山。莊帝崩。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留文偉行事。自率兵赴定

州。爲爾朱榮將侯深所敗。文偉棄州走還本郡。仍與高乾。邕兄弟共相影響。屬高祖至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啟陳誠。高祖嘉納之。中興初。除安東將軍。安州刺史。時安州未賓。仍居帥府。行幽州事。加鎮軍正刺史。時安州刺史盧曹亦從靈助舉兵。助敗。因據幽州。降雨。朱兆兆仍以爲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入州。卽於郡所爲州治。太昌初。遷安州刺史。累加散騎常侍。天平末。高祖以文偉行東雍州事。轉行青州事。文偉性輕財。愛賓客。善於撫接。好行小惠。是以所在。頗得人情。雖有受納。吏民不甚苦之。經紀生資。常若不足。致財積聚。承候寵要。餽遺不絕。興和三年。卒於州。年六十。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殷三州軍事。司徒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曰孝威子。恭道性溫良。頗有文學。州辟主簿。李崇北征。以爲開府墨曹參軍。自文偉據范陽。屢經寇難。恭道常助父防守。七兵尚

書郭秀素與恭道交款及任事每稱薦之高祖亦聞其名天平初特除龍驤將軍范陽太守在郡有德惠先文偉卒贈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軍事幽州刺史度支尚書謚曰定子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章華靡為後生之俊舉秀才入京李祖勳嘗宴文士顯祖使小黄門敕祖勳曰茹茹既破何故無賀表使者佇立待之諸賓皆為表詢祖俄頃便成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為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有宿德朝士謂之曰大夏初成應聲荅曰且得燕雀相賀天保末以職出為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快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曰故舊皆有所廢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其畧曰板則紫栢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

三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邢邵曾戲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邵甚重其敏贍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已見二陸兩源森然與槐柳齊列蓋謂彥師仁惠與文宗邢延也邢邵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為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既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為人長廣太守邢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有規檢彌衡思道無冰稜文舉後頗折節歷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官有文集十卷皆致遺逸嘗為趙郡王妃鄭氏製挽歌詞其一篇云君王盛海內伉儷盡寰中女儀掩鄭國嬪容映趙宮春豔桃花水秋度桂枝風遂使叢臺夜明月滿床空恭道弟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以守范陽勲出身員外散騎侍郎文偉遣奉啓詣高祖中

興初加平西將軍光祿大夫元象初行臺薛琰表行平州事徵赴
霸府興和中行汾州事懷道家預義舉高祖親待之出爲烏蘇鎮
城都督卒官懷道弟宗道性麤率重任俠歷尚書郎通直散騎常
侍後行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
目其彈箏篴女妓云手其纖素宗道卽以此婢遺士達士達固辭
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
陂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生酒醉言辭之間微有疎失宗
道遂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文偉族人勇字季禮父璧魏下
邳太守勇初從兄景裕俱在學其叔同稱之曰白頭必以文通季
禮當以武達興吾門在二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那以勇爲本郡范
陽王時年十八後葛榮作亂又以勇爲燕王義旗之起也盧文偉
召之不應爾朱滅後乃赴晉陽高祖署勇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

運山東鄉租輸皆令載實違者治罪令勇典其事琅邪公主虛儼
千餘車勇繩劾之公主訴於太祖而勇守法不屈太祖謂郭秀曰
盧勇慄慄有不可犯之色真公直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直納租
而已遷汝北太守行陝州事轉行洛州事元象元年官軍圍廣州
數旬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進觀形勢
於是率百騎各籠一匹馬至大隗山知魏將李景和率軍將至勇
多置幡旗於樹頭分騎爲十隊鳴角直前擒西魏儀同程華斬儀
同行廣州事以功授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鎮宜陽叛民韓木蘭陳
忻等常爲邊患勇大破之啟求入朝高祖賜勇書曰吾委卿揚州
唯安枕高臥無西南之慮矣但依朝廷所委表啟宜停卿之妻子
任在州住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武定二年卒年三十二勇

有馬五百匹。繕造甲仗六車。遺啓盡獻之。朝廷賻物之外。別賜布絹四千匹。贈司空冀州刺史。諡曰武貞侯。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真。魏中書侍郎。父紹宗。殷州別駕。義深學涉經史。有當世才用。解褐濟州征東府功曹參軍。累加龍驤將軍。義旗初。歸高祖於信都。以爲大行臺郎中。中興初。除平南將軍。鴻臚少卿。義深見爾朱兆兵盛。遂叛高祖。奔之兆平。高祖怒其罪。以爲大丞相府記室參軍。累遷左光祿大夫。相府司馬。所經稱職。轉并州長史。時刺史可朱渾道元不親細務。民事多委義深。甚濟機速。復爲大丞相司馬。武定中。除齊州刺史。好財利。多所受納。天保初。行鄭州事。轉行梁州事。尋除散騎常侍。爲陽夏太守。段業告其在州聚斂。被禁止。送梁州窮治。未竟。三年。遇疾。卒於禁所。年五十七。子駒駘。有才辯。尚書郎。鄴縣令。武平初。兼通直散騎常侍。聘

樂書

陳爲陳人所稱。後爲壽陽道行臺左丞。與王琳等同陷。周末。逃歸。開皇初。永安太守。卒於絳州長史。子正藻。明敏。有才幹。武平末。儀同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以父駒駘沒陳。正藻便謝病。解職。憂思毀瘠。居處飲食。若在喪之禮。人士稱之。隋開皇中。歷尚書工部。員外郎。蓋屋縣令。卒於宜州長史。駒駘弟文師。中書舍人。齊郡太守。義深兄弟七人。多有學尚。第二弟同軌。以儒學知名。第六弟稚廉。別有傳。義深族弟神威。曾祖融。魏中書侍郎。神威幼有風裁。傳其家業。禮學。粗通義訓。又好音樂。撰集樂書。近於百卷。魏武之末。尚書左丞。天保初。卒。贈信州刺史。

史臣曰。元忠本自素流。有聞教義。人倫之譽。未以縱橫許之。屬莊帝幽崩。群胡矯擅。士之有志力者。皆望勤王之師。及高祖東轅。事與心會。一遇雄姿。遂瀝肝膽。以石投水。豈徒然哉。旣享功名。終知

止足進退之道有可觀焉。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間關夷儉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為佐命之一。詢祖詞情，豔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京華人士，莫不畏其舌端。任遇未聞，弱年天逝，若得終介，看壽通塞，未可量焉。

贊曰：晉陽大夏，抱質懷文，蹈仁履義，感會風雲。盧嬰貨殖，李愬囂，始終之操，清濁斯分。義深參贊，有謝忠勤。

北齊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四

魏州北平人

北齊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五

魏蘭根

崔陵 子瞻

魏蘭根，鉅鹿下曲陽人也。父僧成，魏太山太守。蘭根身長八尺，儀兒奇偉，汎覽羣書，誦左氏傳、周易、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歷定州長流、參軍、丁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栢為柩，傍人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遭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毀殆於滅性。後為司徒司空二府記參軍，轉夏州平北府長史，入為司徒掾，出除本郡太守，並有當官之能。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為本郡都督，率眾討茹，知以蘭根為長史，因說崇曰：緣遇諸鎮

空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激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
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
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更張琴瑟。
今也其時。靜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
悉免爲民。入仕次叙。一准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
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以奏聞。事寢不報。軍還。除冠軍將軍。轉司
徒。右長史。假節。行豫州事。孝昌初。轉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寅討
破宛州。俘其民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界
於強虜。皇威未接。無所適從。故成背叛。今當寒者衣之。饑者食之。
奈何將充僕隸乎。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爲災。
犬牙不入岐境。屬秦隴反叛。蕭寶寅敗於涇州。高平虜賊逼岐州。
州城民逼。囚蘭根。降賊寶寅。至雍州。牧輯散亡。兵威復振。城民復

朝賊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心。加
持節。假平西將軍。都督涇州。東秦。南岐。四州軍事。兼四州行臺尚
書。尋入拜光祿大夫。孝昌末。河北流人南渡。以蘭根兼尚書。使齊
濟。二兗。四州安撫。并置郡縣。河間邢杲反於青兗之間。杲。蘭根之
甥也。復詔蘭根御命慰勞。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除太府卿。
辭不拜。轉安東將軍。中書令。莊帝之將誅爾朱榮也。蘭根聞其計。
遂密告爾朱世隆。榮死。蘭根恐莊帝知之。憂懼不知所出。時應詔
王道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託附之。求得在外立功。道習爲啟聞。
乃以蘭根爲河北行臺定州。率募鄉曲。欲防并陞。時爾朱榮將侯
深自范陽趣中山。蘭根與戰大敗。走勃海。高乾屬兄弟舉義。因在
中山。高祖至。以蘭根宿望。深禮遇之。中興初。加車騎大將軍。尚書
右僕射。及高祖將入洛陽。遣蘭根先至京師。時廢立未決。令蘭根

觀察魏後廢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於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黃門崔稜同心。固請於高祖言。廢帝本是胡賊所推。今若仍立於理。不允。高祖不得已。遂立武帝。廢帝素有德業。而為蘭根等構毀。深為時論所非。太昌初。除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封鉅鹿縣侯。邑七百戶。敬授兄子同達。蘭根既預義勳。位居端揆。至是始叙復岐州。封永興縣侯。邑千戶。高乾之死。蘭根懼。去宅避於寺。武帝大加譴責。蘭根憂怖。乃移病解僕射。天平初。以病篤。上表求還鄉里。魏帝遣舍人石長宣就家勞問。猶以開府儀同門施行。馬歸於本鄉。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贈冀定殷三州軍事。定州刺史。司徒公。侍中。謚曰文宣。蘭根雖以功名自立。然善附會。出處之際。多以計數為先。是以不為清論所許。長子相如。祕書郎中。以建義勳。尋加將軍。襲父爵。遷安東將軍。殷州別駕。入為侍御史。武定三年卒。次子敬仲。

肅宗時。佐命功臣配享。而不及蘭根。敬仲表訴。帝以詔命既行。難於追改。擢敬仲為祠部郎中。卒於章武太守。蘭根族弟明朗。頗涉經史。粗有文性。累遷大司馬府法曹參軍。兼尚書金部郎中。元顥入洛陽。明朗為南道行臺郎中。為顥所擒。後棄顥逃還。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賜爵鉅鹿侯。永安末。蘭根為河北行臺。引明朗為左丞。及蘭根中山之敗。俱歸高祖。中興初。拜撫軍將軍。出為安德太守。後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武定初。為顯祖諮議參軍。出為平陽太守。為御史所劾。因被禁止。遇病卒。明朗從弟愷。少抗直。有才辯。魏末。辟開府行參軍。稍遷尚書郎。齊州長史。天保中。聘陳使副。遷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聞。顯祖大怒。謂愔云。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共語。是時顯祖已失德。朝廷皆為之懼。而愷情兒坦然。顯祖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任。

卿選一處愷答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詔顯祖謂愷云何慮無人作官職苦用此漢何為放其還家永不收採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楊愷於路微自披陳楊答曰發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及為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治方為邊民悅服大寧中卒於膠州刺史愷從子彥卿魏大司農季景之子武平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彥卿弟澹學識有詞藻武平初殿中御史遷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太子舍人著作郎撰後魏書九十二卷甚得史體時稱其善云

崔悛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也父休魏七兵尚書贈僕射悛狀貌偉麗善於容步有名望為當時所知初為魏世宗挽郎釋褐太學

博士永安中坐事免歸鄉里高祖於信都起義悛歸焉高祖見之甚悅以為諮議參軍尋除給事黃門侍郎遷將軍右光祿大夫高祖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儁盛稱普泰王賢明可以為社稷主悛曰若期明聖自可待我高王徐登九五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中興普泰皆廢更立平陽王為帝以建義功封武成縣公邑一千四百戶進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領黃門郎悛居門下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為御史糾劾因還鄉里遇赦始出高祖以悛本預義旗復其黃門天平初為侍讀監典書尋除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人悛性豪慢寵妾馮氏假其威刑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悛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輕薄之徒耳更引祖鴻勛為之既居樞要又以盧元明代收為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

徐州。使備刺史鹵簿而送之。使人相聞。魏曰：勿恠儀儀多稽古之力也。收報曰：白崔徐州建義之勲。何稽古之有。懷自以門閥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挫之。罷州除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趙郡李暉嘗譙聚名輩。詩酒正謹。懷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歛為洪。鍾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懷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傳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高祖薨後。懷又竊言。黃頴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懷言告暹。暹啟世宗。絕懷朝謁。懷要拜道左。世宗發怒曰：黃頴小兒何足拜也。於是鑱懷。赴晉陽。而訊之。懷不伏。暹引邢子才為證。子才執無此言。懷在禁。謂子才曰：卿知我意屬太丘。子才出告懷子瞻云：尊公意正。應欲結姻於陳元康。瞻有女。乃許妻元康子。求其父元康為言之。於世宗曰：崔

懷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處言語。便以殺之。世宗曰：若免其性命。猶當從之。遐裔元康曰：懷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故非所宜也。世宗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輪作。可乎。元康曰：嘗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弘。懷若在作所而殞。後世豈公不殺也。世宗曰：然則奈何。元康曰：崔暹合死。朝野莫不知之。公誠能以寬濟猛。持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乃舍之。懷進謁奉謝。世宗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名作黃頴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天保初。除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別封新豐縣男。邑二百戶。迴授第九弟約。懷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為當時所稱。婁太后為博陵王納懷妹為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懷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出為東兗州刺史。復攜馮氏之部。懷尋遇

偏風而馮氏驕縱受納狼籍為御史所劾與凌俱召詣廷尉尋有
別敕斬於都市凌以疾卒於獄中年六十一凌歷覽羣書兼有
詞藻自中興立後迄於武帝詔誥表檄多凌所為然率性豪侈溺
於財色諸弟之間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凌素與魏收
不協收既專典國史懷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
收笑而憾不釋子瞻嗣

瞻

瞻字彥通聰朗強學有文情善容止神采嶷然言不妄發年十五
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嶽辟為開府西閣祭酒崔暹為中尉
敬除御史以才望見收非其好也高祖入朝還晉陽被召與北海
王師陪從俱為諸子賓友仍為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世宗崩祕
未發喪顯祖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
其父懷侍宴又敕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問邢邵等曰此詩何

如其父咸云凌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謙罷共嗟賞
之咸云今日之謙併為崔瞻父子天保初兼并省吏部郎中尋丁
憂起為司徒屬楊愔欲引瞻為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
問思道曰我此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卿與其親通理當相悉
思道答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
見沒愔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事既施行愔又曰昔裴瓚晉世為
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
貌亦當無媿裴子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槃為莫
逆之友槃將東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
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瞻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竟
不堪敷奏加征虜將軍除清河邑中正肅宗踐祚皇太子就傅受
業詔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敕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

度皆婦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敕瞻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仍面受別旨曰：雖有舊事，恐未盡善，可好定此儀，以受後式。太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瞻，詞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其見重如此。還除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轉尚書吏部郎中。因患取急，十餘日，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褊急，以瞻舉指舒緩，曹務繁劇，遂附驛奏聞，因而被代。瞻遂免歸鄉里。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大夫。武平三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使持節都督濟州軍事、大理卿、刺史，謚曰文瞻。性簡傲，以本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食，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七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攜七筯，恣情飲噉。瞻方謂

裴云：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凌昆季仲文有學尚，魏高陽太守清河內史，與和中爲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以渡河，波中乍没，乍出，高祖望見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旣濟，勞之曰：卿爲君爲親，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加中軍將軍。天保初，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七年卒，年六十。子偃武，平中歷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弟儼，學識有才思，風調甚高。武平中，琅邪王大司馬中兵參軍，參定五禮，待詔文林館。隋仁壽中，卒於通直散騎常侍。叔仁，魏潁川刺史，子彥武，有識用，朝歌令。隋開皇初，魏州刺史，子侃，魏末兼通直常侍，聘梁使，子極，武平初，太子僕，卒於武德郡守。子聿，魏東莞太守，子約，司空祭酒，凌族叔。景鳳，字鸞叔，凌五世祖，暹玄孫也。景鳳涉學，以醫術知名。魏尚藥典

御天保中。譙州刺史。景鳳兄景哲。魏大中大夫。司徒長史。子國字法峻。幼好學。沈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天保初。尚藥典御。乾明拜高陽郡太守。太子家令。武平假儀同三司。卒於鴻臚卿。法峻以武平六年。從駕在晉陽。嘗語中書侍郎李德林云。此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第一人。更應富貴。當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亦不及見也。其精妙如此。俊族子肇師。魏尚書僕射亮之孫也。父士太。諫議大夫。肇師少時疎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襲父爵樂陵男。釋褐開府東閣祭酒。轉司空外兵參軍。遷大司馬府記室參軍。天平初。轉通直侍郎。為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為土賊崔迦葉等所虜。欲逼與同事。肇師執節不動。論以禍福。賊遂捨之。乃巡慰青部而還。元象中。數以中舍人。接梁使。武定中。復兼中正員郎。送梁使徐州。還。敕修起居注。

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副使。轉中書舍人。天保初。恭定禪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二年。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蘭根。早有名行。為時論所稱。長孺。才望之美。見重當世。並功參霸迹。位遇通顯。與李元忠。盧文偉。蓋義旗之人物。歟。魏之要幸附會。崔以門地。驕狠。雖有周公之美。猶以為累德。況未足喻其高下也。瞻詞韻溫雅。風神秀發。亦一時之領袖焉。
贊曰。崔魏才望。見重霸初。名教之跡。其猶病諸。彥通尚志。家風有餘。

色貌時人榮之。尋除左光祿大夫，常領主簿。世宗初欲之，鄴總知朝政。高祖以其年少未許，舉爲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世宗但加散騎常侍，時又大括燕、恒、雲、朔顯尉，二夏州高平、平涼之民以爲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入其家。於是所獲甚衆，舉之計也。舉學淺而行薄，邢邵嘗謂之曰：「更須讀書。」舉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嘗服棘刺，九李此等調之曰：「卿棘刺應自足，何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李式召舉飲酒，醉甚而卒。時年五十二。高祖親臨之，子如叩頭請罪。高祖曰：「折我右臂，仰覓好替還我。」子如舉魏收、李式舉陳元康以繼舉焉。贈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西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庶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內史。終於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康嘗贈冀州刺史，謚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

主書

用魏正光五年，從尚書令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縣男。普泰中，除主書，加威列將軍。天保元年，修起居注。二年，遷司徒府記室參軍，尤爲府公高昂所信待。出爲瀛州開府司馬，加輔國將軍。所歷皆爲稱職。高祖聞而徵焉，稍被任使，以爲相府功曹參軍。內掌機密。高祖經綸大業，軍務煩廣，元康承授意旨，甚濟速用，性又柔謹，通解世事。高祖嘗怒世宗於內，親加毆踢，極口罵之，出以告元康。元康諫曰：「王教訓世子，自有禮法儀刑式瞻，豈宜至是言辭懇懇，至于流涕？」高祖從此爲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之。」其敬憚如此。高祖密之，叛高祖知其由，崔暹故也。將殺暹，世宗匿而爲之諫請。高祖曰：「我爲舍其命，須與若手。」世宗乃出暹，而謂元康曰：「卿若使崔得杖，無相見也。」暹在廷，解衣將受罰。元康趨入，歷階而昇，且言曰：「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容忍耶？」高祖

從而宥焉。世宗入輔京室，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使。張亮、張徽纂並高祖所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魏尚書僕射范陽盧道虞女爲右衛將軍郭瓊子婦，瓊以死罪沒官。高祖啟以賜元康爲妻。元康乃棄故婦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希顏候意，多有進舉，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放責交易，偏於州郡，爲清論所譏。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邙山，大會諸將，議進退之策，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戰，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涉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高祖竟不從，以功封安平縣子，邑三百戶。尋除平南將軍、通直常侍，轉大行臺郎中，徙右丞。及高祖疾篤，謂世宗曰：「邙山之

戰不用元康之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高祖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世宗嗣事，又見任待，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別封昌國縣公，邑一千戶。侯景反，世宗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密語元康，元康諫曰：「今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世宗乃止。岳威討侯景未尅，世宗乃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其堪敵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足憂也。」是時紹宗在遠，世宗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其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世宗乃任紹宗，遂以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計於世宗曰：「公匡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

外賊今頽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世宗令元康馳
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世宗於是親征既至而尅賞元康金百錠
初魏朝授世宗相國齊王世宗頽讓不受乃召諸將及元康等密
議之諸將皆勸世宗恭應朝命元康以爲未可又謂魏收曰觀諸
人語專欲誤王我向已啟王受朝命置官僚元康叨忝或得黃門
郎但時事未可耳崔暹因聞之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欲以分元
康權也元康既貪貨賄世宗內漸嫌之元康頗亦自懼又欲用爲
中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屬世宗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
季舒並在世宗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世宗家蒼頭奴蘭固
成先掌厨膳甚被寵昵先是世宗杖之數十其人性躁又恃舊恩
遂大忿恚與其同事阿改謀害世宗阿改時事顯祖常執刀隨從
云若聞東齋叫聲卽以加刃於顯祖是日值魏帝初建東宮羣官

阿改

拜表事罷顯祖出東止車門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
置刀於盤下而殺世宗元康以身扞蔽被刺傷重至夜而終時年
四十三楊愔狼狽走出季舒逃匿於廁庫直紇舍樂扞賊死是時
祕世宗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
乃詔曰元康識超往哲才極時英千仞莫窺萬頃難測綜核戎政
彌綸霸道草昧邵陵之謀翼贊河陽之會運籌定策盡力盡心進
忠補過亡家徇國掃平逋寇廓清荆楚申甫之在隆周子房之處
盛漢曠世同規殊年共美大業未融山墮奄及悼傷旣切宜崇茂
典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殷滄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
冀州刺史追封武邑縣一千戶舊封並如故謚曰文穆賻物一千
二百段大鴻臚監喪事凶禮所須隨由公給元康母李氏元康卒
後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謚曰貞昭元康子善藏溫雅有監

北齊書二十四
四
義武平末假儀同三司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尚書禮部侍郎
大業初率於彭城郡贊治元康弟諶官至大鴻臚次季璩鉅鹿太守
轉美州別駕平秦王歸彥反季璩守節不從因而遇害贈衛尉卿

趙州刺史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小字輔國自序云本京兆杜陵人九
世祖鷲晉散騎常侍因使沒趙遂家焉祖彥衡淮南太守父慈度
繁時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講授之際師每
奇之同郡甄琛爲定州長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義解閑明應答
如響大爲琛所歎異其子寬與弼爲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
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於朝丞相高陽王等多
相招命延昌中以軍功起家除廣武將軍恒州征虜府墨曹參軍
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爲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帶廣陽

筆札

王驃騎府法曹行參軍行臺度支郎中還除光州曲城令爲政清
靜務盡仁恕詞訟止息遠近稱之時天下多難盜賊充斥徵召兵
役塗多亡叛朝廷患之乃令兵人所齎戎具道別車載又令縣令
自送軍所時光州發兵弼送所部達北海郡州兵一時散亡唯弼
所送不動他境叛兵並來攻劫欲與同去弼率所領親兵格鬪終
莫肯從遂得俱達軍所軍司崔鍾以狀上聞其得人心如此普泰
中吏曹下訪守令尤異弼已代還東萊太守王昕以弼應訪弼父
在鄉爲賊所害弼行喪六年以常調除御史加前將軍太中大夫
領內正字臺中彈奏皆弼所爲諸御史出使所上文簿委弼覆察
然後施行遷中軍將軍北豫州驃騎大將軍府司馬未之官儀同
竇泰總戎西伐詔弼爲泰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
還陝州刺史劉貴鑠送晉陽高祖詰之曰竇中尉此行吾前具有

法用。乃違吾語。自取敗亡。爾何由不一言諫爭也。弼對曰。刀筆小生。唯文墨薄技。便宜之事。議所不及。高祖益怒。賴房謨諫而獲免。左遷下灌鎮司馬。元象初。高祖徵弼爲大丞相府法曹行參軍。署記室事。轉大行臺郎中。尋加鎮南將軍。高祖又引弼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卽令宣讀。弼嘗承閑密勸高祖受魏禪。高祖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須取署子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子炎之罪。理或可恕。高祖罵之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步許。呼還子炎。亦蒙釋宥。世子在京聞之。語楊愔曰。王左右賴有此人。方正庶天下皆蒙其利。豈獨吾家也。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於高祖。高祖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

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高祖問內賊是誰。弼曰。諸勳貴掠奪萬民者。皆是高祖。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汗流。高祖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勳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弼于時大恐。因頓頽。謝曰。愚癡無智。不識至理。今蒙開曉。始見聖達之心。後從高祖破西魏於邙山。命爲露布。弼手卽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邑二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奉使詣闕。魏帝見之於

九龍殿曰朕始讀莊子便值秦名定是體道得真玄同齊物聞卿
 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為一為異弼對曰佛性法性止是
 一理詔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為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
 二詔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弼又
 對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曰既言成寬
 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以非寬狹故能
 成寬狹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亦上悅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
 持經一部帛一百匹平陽公淹為并州刺史高祖又命弼帶并州
 驃騎府長史弼性好各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注老子
 道德經二卷表上之曰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於高雲臨波命鈞
 引沉鱗於大壑苟得其道為工其事在物既爾理亦固然竊唯道
 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宜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迹也

成功致治寔眾流之江海乃羣藝之本根臣少覽經書偏所篤好雖從
 役軍府而不捨遊息鑽味既久斐文豐如有所見比之前注微謂異
 於舊說情發於中而彭諸外輕以管窺遂成穿鑿無取於遊刃有
 漸於運斤不足破秋毫之論何以解連環之結本欲止於門內貽
 厥童蒙兼以近資愚鄙私備忘闕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照蓋高
 之聽卑邇言在際春末奉旨猥蒙垂誘令上所注老子謹冒封呈
 并序如別詔答云李君遊神冥宥獨觀恍惚玄同造化宗極羣有
 從中被外周應可以裁成自己及物運行可以資用隆家寧國義
 屬斯文卿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息棲儒門馳騁玄肆既啟專家之
 學且暢釋老之言戶列門張途通經達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賢
 所未悟遺老所未聞旨極精微言窮深妙朕有味二經倦於舊說
 歷覽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來良非一緒已敕殺青編藏之延

關又上一本於高祖一本於世宗武定中遷衛尉卿會梁遣貞陽侯蕭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率諸軍討之詔弼爲軍司攝臺左右臨發世宗賜胡馬一匹語弼曰此廐中第二馬孤恒自乘騎今方遠別聊以爲贈又令陳政務之要可爲鑒誠者錄一兩條弼請口陳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二論賞一人使天下人喜罰一人亦使天下人服但能二事得中自然盡美世宗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破蕭明於寒山別與領軍潘樂攻拔梁潼州仍與岳等撫軍恤民合境傾賴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與顯陽殿講說佛理弼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邵祕書監魏收等並侍法筵敕弼昇師子座當衆敷演昭玄都僧達及僧道順並緇林之英問難鋒至往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關中遣儀同王思政據潁州太尉高

岳等攻之弼行潁州事攝行臺左丞時大軍在境調輸多費弼均其苦樂公私兼舉大爲州民所稱潁州之平也世宗曰卿試論王思政所以被擒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強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世宗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強強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今既兼備衆勝鄙言可以還立世宗曰凡欲持論宜有定指那得廣包衆理欲以多端自固弼曰大王威德事兼衆美義博故言博非義外施言世宗曰若爾何故周年不下孤來卽拔弼曰此蓋天意欲顯大王之功顯祖引爲兼長史加衛將軍轉中書令仍長史進爵定陽縣侯增邑通前五百戶弼志在匡贊知無不爲顯祖將受魏禪自晉陽至平城都命弼與司空司馬子如馳驛先入觀察物情踐祚之後敕命左右箱

入栢閣以預定策之功。遷驃騎將軍衛尉卿。別封長安縣伯。嘗與
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爲蚘蜚。晷答曰。
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復何獨致性。邢云。聖
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將來。理望各遂其性。晷曰。聖人合德天
地。齊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說勸民。將同
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能使北辰降光。謂龍宮韞積。就如所
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卽真教。
何謂非實。邢云。死之言。漸。精神盡也。晷曰。此所言漸。如射箭盡手
中盡也。小雅曰。無言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
無情之草。尚得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在。則
復人死。亦有識識。種不見。謂以爲無者。神之在形。亦非自矚。離朱
之明。不能覩。雖將濟觀眸。賢愚可察。鍾生聽曲。山水呈狀。乃神之

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鍾鼓之非樂。以此而推。義斯見矣。邢
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以不得言無不之也。晷
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骸魂遊。往而非盡。如鳥
出巢。如蚘出穴。由其尚有故。無所不之。若今無也。之將焉適。延陵
有察微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歎。美其斯與形別。若
許以郭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爲無。邢云。人之在人。
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晷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
羣疑衆惑。咸由此起。蓋辯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篤。竊有未見。可以
覈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小。
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神之於形。
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
滅。邢云。捨此適彼。生生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

循歌。彌曰：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與中途之歎。况曰：聯體同氣，化爲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邢云：鷹化爲鳩，鼠變爲鴛，黃母爲鷺，皆是生之類也。類化而相之，猶光去此燭，復然彼燭。彌曰：鷹未化爲鳩，鳩則非有鼠，鼠既二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得然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惑哉。邢云：欲使土化爲人，木生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彌曰：腐草爲螢，老木爲蠹，造化不能，誰其然也。其後別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爲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衷，何責於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喻。前後徃復再三，邢邵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爲家客告彌謀反，收下獄。案治無實，久乃見原。因此絕朝見，復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爲郎中封靜，哲所訟事，既上聞，顯祖發怒，遂徙彌臨海。

新注義苑

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南北響應。臨海鎮爲賊帥張綽、潘天合等所攻，彌率厲城人，終得全固。顯祖嘉之，敕行海州事。卽所徙之州，在州奏通陵道，孫韓信故道。又於州東帶海而起長堰，外遏鹹湖，內引淡水，救並依行。轉徐州刺史，未之任，又除膠州刺史。彌儒雅寬恕，尤曉吏職，所在清潔，爲吏民所懷。耽好玄理，老而愈篤。又注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各新注義苑，並行於世。彌性質直前，在霸朝多所匡正。及顯祖作相，致位僚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言。顯祖嘗問彌云：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顯祖以爲此言譏我，高祖德正居要，不能下之，乃於衆前面折云：黃門在帝左右，何得聞善不驚，唯好減削抑挫。德正深以爲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啟彌在長史日受人請屬，大營婚嫁。顯祖內銜之，彌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其怒。

失遂遣就州斬之時年六十九既而悔之驛追不及長子韡第四子光遠徙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乾明初竝得還鄴天統五年追贈弼使持節揚鄆二州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揚州刺史謚曰文肅韡臺卿竝有學業臺卿文筆尤工見稱當世韡字子美武平中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末年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臺卿字少山歷中書黃門侍郎兼大著作修國史武平末國子祭酒領尚書左丞周武帝平齊命尚書左僕射陽休之以下知名朝士十八人隨駕入關韡兄弟並不預此名臺卿後雖被徵爲其聾疾放歸隋開皇中徵爲著作郎歲餘以年老致事詔許之特優其禮終身給祿未幾而終

史臣曰孫奉便藩左右處文墨之地入幕未久情義已深及倉卒致殞高祖折我右臂雖戎旌未卷愛惜才子不然何以成霸王之

業太史公云非死者難處死者難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斯其義也元康以智能才幹委質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爲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楊愔自謂異行奇才冠絕夷等弒逆之際趨而避之是則非處死者難死者亦難也顯祖弱齡藏器未爲朝臣所知及北宮之難以年次推重故受終之議時未之許焉杜弼識學魏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息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是者乎

贊曰彥舉驅馳才高行詖元康忠勇舍生存義叩叩輔玄思極談天道亡時晦身沒名全

三月三日薄陰
和暖日光暖然

北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張纂

張亮

張耀

趙起

徐遠

王峻

王紘紘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父烈桑乾太守纂初事爾朱榮又為爾朱兆都督長史為兆使於高祖遂被顧識高祖舉義山東劉延據相州拒守時纂亦在其中高祖攻而拔之而纂參丞相軍事纂

北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性便僻。左右出內，稍見親待，仍補行臺郎中。高祖啟滅國，封分賞。文武纂隨例，封壽張伯。魏武帝末，高祖赴洛，以趙郡公琛為行臺守晉陽，以纂為右丞，轉相府功曹參軍事。除右光祿大夫，使於茹茹，以銜命稱旨。歷中外丞相，二府從事中郎，邱山之役，大獲俘虜。高祖會纂部送京師，魏帝賜絹五百疋，封武安縣伯。復為高祖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行達晉州，忽值寒雨，士卒饑凍，至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於時纂為別使，遇見，輒令開門，內之分寄民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高祖聞而善之，纂事高祖二十餘歲，傳通教令，甚見親賞。世宗嗣位，侯景作亂，潁川招引西魏，以纂為南道行臺，與諸將率討之。還除瀛州刺史。會世宗人為太子少傅，後與平原王段孝先行臺尚書辛術等攻圍東楚，仍拔廣陵。涇州數城賊帥東方白額授儀同三司，監築長城，大使領出騎數

千鎮防北境，還遷護軍將，尋卒。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少有幹用，初事爾朱兆，拜平遠將軍，以功封隰城縣伯，邑五百戶。高祖討兆於晉陽，兆奔秀容，兆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啟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隄斬已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伯德伏屍而哭。高祖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事，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為世宗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為臺郎，而常在高祖左右，遷行臺右丞。高仲密之叛也，與大司徒斛律金守河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艘，皆載長鑊，鑊頭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艇以釘釘之，引鑊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之獲全。亮之計也。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琰嘗夢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月，亮出為幽州刺史，屬侯景叛，除平南將。

軍梁州刺史尋加都督顏等十一州諸軍事兼行臺殿中尚書轉
都督二豫揚穎等八州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尚書右僕射
西南道行臺攻梁江夏穎陽等七城皆下之亮性質直勤力彊濟
深爲高祖世宗所信委以心腹之任然少風俗好財利又在左右
不能廉潔及歷諸州咸有贖貨之聞武定末徵拜侍中汾州大中
正天保初授光祿勳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別封安定縣男轉
中領軍尋卒於位贈司空公

張耀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父鳳晉州長史耀少而貞謹頗曉吏
職解褐給事中轉司徒水曹行參軍義旗建高祖擢爲中軍大都
督韓軌府長史及軌除瀛冀二州刺史又以耀爲軌諮議參軍後
爲御史所劾州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贓罪掛網者百有餘人唯耀
以清白獨免徵爲丞相府倉曹顯祖嗣事遷相府掾天保初賜爵

都亭鄉男攝倉庫二曹事諸有賜給常使耀典之轉祕書丞遷尚
書右丞顯祖曾因近出令耀居守帝夜還耀不時開門勒兵嚴備
帝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耀以夜深真僞難辯須火至面識門
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學郢君童也乃使耀前開門
然後入深嗟賞之賜以錦采出爲南青州刺史未之任肅宗輔政
累遷祕書監耀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每得祿
賜散之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
時人慕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謂耀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服虔杜預
之紕繆邪耀曰何爲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
者可以庶幾故厲已溫習非欲詆訶古人之得失也天統元年世
祖臨朝耀奏事遇暴疾仆於御前帝下座臨視呼數聲不應帝泣
曰豈失我良臣也旬日卒時年六十三詔稱耀志貞平直溫恭廉

慎。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燕州刺史謚曰貞簡。
趙起字興洛廣平人也。父達幽州錄事參軍起性沉謹有幹用義
旗建高祖以段榮為定州刺史以起為榮典籤除奉車都尉天平
中徵為相府騎曹累加中散大夫世宗嗣事出為建州刺史累遷
侍中起高祖世頻為相府騎兵二局典知兵馬十有餘年至顯祖
卽祚之後起罷州還闕雖列位九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內
驅使居腹心之寄與二張相亞出為西兗州刺史糾劾禁止歲餘
以無驗獲免河清二年徵還晉陽三年又加祠部尚書開府天統
初轉太常卿食琅邪郡幹二年除滄州刺史加六州都督武中平
中卒於官。

徐遠字彥遐廣寧石門人也其先出自廣平曾祖定為雲中軍將
平朔戍主因家於朔遠少習吏事郡辟功曹未幾與太守率戶赴

義旗署防城都督除饒陶縣令高祖以遠開習書計命為丞相騎
兵參軍事常征伐克濟軍務深為高祖所知累歷鉅鹿陳留二郡
太守天保初為御史所劾遇赦免沉廢一年顯祖以遠勤舊將用
為領軍府長史累遷東徐州刺史入為太中大夫河清初加衛將
軍二年除使持節都督東楚州諸軍事東楚州刺史天統二年授
儀同三司衛尉四年加開府右光祿大夫武平初卒遠為治政寬
和有恩惠至東楚其年反邑郭大火城民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
之流涕仍為經營皆得安立長子世榮中書舍人黃門侍郎
王峻字巒嵩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略高祖以為相府墨曹參軍坐
事去官久之顯祖為儀同開府引為城局參軍累遷恒州大中正
世宗相府外兵參軍隨諸軍平淮陰賜爵北平縣男除營州刺史
營州地接邊城賊數為民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每有賊

發常出其不意要擊之。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失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分命將士要其行路。失韋果至。大破之。虜其首師而還。因厚加恩禮。放遣之。失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絕。峻有力焉。初茹茹王菴羅辰率其餘黨東徙。峻度其必來。預爲之備。未幾菴羅辰到。頓軍城西。峻乃設奇伏。大破之。獲其名王郁久闊豆拔提等數十人。送於京師。菴羅辰於此遁走。帝甚嘉之。遷祕書監。廢帝卽位。除洛州刺史。河陽道行臺左丞。皇建中。詔於洛州西界掘長塹三百里。置城戍以防閒謀。河清元年。徵拜祠部尚書。詔詣晉陽。檢校兵馬。俄而還鄴。轉大僕卿。及車駕巡幸。常與吏部尚書尉瑾輔皇太子諸親王同知後事。仍賜食梁郡。幹遷侍中。除都官尚書。及周師寇逼。詔峻以本官與東安王婁叡武興王普等自鄴率衆赴河陽。禦之。車駕幸洛陽。以懸瓠爲周人所據。復詔峻爲南道行臺。與婁叡率軍南討。未至。周師棄城遁。仍使慰輯永郢二州。四年春。還京師。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依格處斬。家口配沒。特詔減鞭一百。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會赦免。停廢私門。天統二年。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武平初。除侍中。四年卒。贈司空公。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爲小部酋帥。父基頗讀書。有智略。初從葛榮反。榮授基濟北王。寧州刺史。後葛榮破而基據城不下。爾朱榮遣使喻之。然後始降。榮後以爲府從事中郎。令率衆鎮磨川。榮死。紘豆陵步藩虜基歸河西。後逃歸。爾朱兆高祖平兆。以基爲都督。除義寧太守。基先於葛榮軍。與周文帝據有關中。高祖遣基與長史侯景同使於周。文帝留基不遣。基後逃歸。除冀州長史。後行肆州事。元象初。累遷南益州北豫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

性。和直吏民不甚患之。興和四年冬，為奴所害。時年六十五，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絃少好弓馬，善騎射，頗愛文學。性機敏，應對便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貞曰：吾作刺史，豈其驕乎？絃曰：公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年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為當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為是。絃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惠，賜以名馬。興和中，世宗召為庫直，除奉朝請。世宗暴崩，絃冒刃捍禦，以忠節賜爵平春縣男。賚帛七百段，綾錦五十疋，錢三萬，并金帶駿馬。仍除晉陽令。天保初，加寧遠將軍，頗為顯祖所知。待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絃對曰：

亦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為大苦？絃曰：長夜荒飲，不寤亡國破家，身死名滅，所謂大苦。帝默然。後貴絃曰：爾與紇奚舍樂，同事我兄弟，舍樂死，爾何為不死？絃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豎力薄，斫輕，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絃，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絃曰：楊遵彥、崔季舒逃走避難，位至僕射尚書，冒死效命之士，反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刀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捨之。乾明元年，昭帝作相，補中外府功曹參軍事。皇建元年，進爵義陽縣子。河清三年，與諸將征突厥，加驃騎大將軍。天統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射聲校尉。四遷散騎常侍。武平初，開府儀同三司。絃上言：突厥與宇文男來女往，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邊，宜選九州中男，疆弩多據要險之地，伏願陛下哀忠念舊，愛孤恤寡，矜愚嘉善，舍過記功，敦骨肉之情，廣寬仁之路，思堯舜之風，慕禹湯之德，克已

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五年陳人寇淮南詔令羣官共議禦捍封輔相請出討擊絃曰官軍頻經失利人情騷動若復興兵極武出頓江淮恐北狄惡寇乘我之弊傾國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偽陳而已高阿那肱謂眾人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於周使還即正未幾而卒絃好著述作鑒誠二十四篇頗有文義

史臣曰張纂等竝趨事霸朝申其功用皆齊之良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先之拒關駐蹕有古人風焉

贊曰纂亮耀起徐遠絃峻春日高昇凌風遠振樹死拒關終明信順

西川忠貞堂
氏南開

北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

西川忠貞堂
氏南開

薛琚

敬顯儁

平監

薛琚字曇珍河南人其先代人本姓叱于氏父豹子魏徐州刺史琚形貌魁偉少以幹用稱為典客令每引客見儀望甚美魏帝召而謂之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以處何官琚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以外非庸臣所及正元中待洛陽令部內肅然有犯法者未加拷掠直以辭理窮數多得其情於是豪猾畏威事務簡靜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華林理問冤滯洛陽繫獄唯有三入魏孝明嘉之賜縑百疋遷吏部尚

書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琬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得其人則蘇息任非其器爲患更深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便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節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請不依此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見諫曰共治天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爲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民更立四科令三公貴臣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元天穆討邢果也以琬爲行臺尚書時元顥已據鄆城天穆集文武議其所先議者咸以果衆甚盛宜先經略琬以爲邢果聚衆無名雖彊猶賊元顥皇室昵親來稱義舉此恐難測果鼠盜狗竊非有遠志宜先討顥天穆以羣情所欲遂先討果果降軍還顥入洛天穆謂琬曰不用

君言乃至於此天平初高祖引爲丞相長史琬宿有能名深被禮遇軍國之事多所聞知琬亦推誠盡節屢進忠讜高祖大舉西伐將渡蒲津琬諫曰西賊連年饑饉無可食啗汝身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高司徒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民盡應餓死寶矩黑獺自然降願王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合力前軍承之高祖皆不納遂有沙苑之敗累遷尚書僕射卒臨終敕其子斂以時服踰月便葬不聽于求贈官自制喪車不加彫飾但用麻爲流蘇繩用網絡而已明器等物並不令置琬久在省闈開明簿領當官剖斷敏速如流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似方格內貫浮動受納貨賄曲法舞文深情刻薄多所傷害士民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妾張氏淫逸放恣

琬初與姦通後納以為婦惑其讒言遂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家內忿竟相告列深為世所譏鄙贈青州刺史

敬顯雋字孝英平陽人孝英俠有節操交結豪傑為羽林監高祖臨晉州雋因使謁見與語說之乃啟為別駕及義舉以雋為行臺倉部郎中從攻鄴今雋督造土山城拔又從平西胡轉都官尚書與諸將征討累有功又從高祖平寇難破周文帝敗侯景平壽春定淮南又略地三江口多築城戍累除兗州刺史卒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頗有志力受學於徐遵明不為章句雖崇儒業而有豪俠氣孝昌末盜賊蜂起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騎馬為友鑒性巧夜則胡畫以供衣食謂其宗親曰運有污隆亂極則治并州戎馬之地爾朱王命世之雄仗義建旗奉辭問罪勞忠竭力今也其時遂相率奔爾朱

平氏
以胡画衣食

祭於晉陽因陳靜亂安民之策榮大奇之即署參軍前鋒從平鑒密每陣先登除撫軍襄州刺史高祖起義信都鑒自歸高祖謂鑒曰日者皇綱中弼公已早竭忠誠今爾朱披猖又能去逆從善搖落之時方識松筠即啟授征西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道築城以防遏西寇朝廷從之尋而西魏來攻是時親築之城糧仗未集舊來乏水眾情大懼南門內有一井隨汲即竭鑒乃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有井泉涌溢合城取之魏師敗還以公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時和士開以佞幸勢傾朝列令人求鑒愛妾劉氏鑒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為身作計不得不然由是除齊州刺史鑒歷牧八州再臨懷州所在為吏所思立碑頌德入為都官尚書令

此傳省略甚繁不全傳也

高祖平夏州普乃率其部卷來歸高祖

其人爲舊官尚書令。其所議。雖謂其言。遂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家
由是。劍濟州。陳史。望。越。州。人。以。再。謂。謝。州。祖。立。爲。吏。祖。思。立。舉。於。
遂。之。以。詰。人。曰。法。公。夫。何。隱。與。我。何。異。要。自。爲。良。非。信。不。將。不。恐。
謝。同。三。回。劫。味。士。開。以。封。幸。遂。而。陳。人。未。還。受。妻。陸。月。登。明。
謂。其。而。跡。至。且。有。共。泉。前。盡。合。其。以。之。應。而。祖。墨。以。公。盡。立。開。其。
朱。其。書。來。之。永。來。計。大。鄴。南。門。內。自。一。共。謂。或。唱。歌。登。以。具。不。疏。
樂。以。初。學。西。家。陳。其。於。之。奉。而。西。勝。來。文。具。執。縣。樂。之。越。對。外。
悉。之。却。大。猶。於。登。唱。郊。外。并。西。野。州。陳。史。望。奏。請。於。陳。西。姑。博。並。
日。日。昔。皇。歸。中。飛。公。日。早。歇。忠。熾。今。爾。未。姓。甘。文。謂。去。步。外。善。計。
留。我。刺。去。登。劍。濟。軍。乘。州。陳。史。高。臨。跋。義。守。潘。登。自。魏。高。臨。隨。登。
樂。以。晉。與。因。情。願。之。月。之。策。樂。大。奇。之。唱。皆。寒。軍。陳。史。平。登。

北齊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魏州臨漳人
氏隨周南

萬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韋子粲

萬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別種也雄果有武力正光中
破六韓拔陵構逆授普太尉率部下降魏授後將軍第二領人酋
長高祖起義普遠通誠款高祖甚嘉之斛斯椿逼帝西出授司空
秦州刺史據覆鞬城高祖平夏州普乃率其部落來奔高祖躬自

迎接授普河西公累遷太尉朔州刺史卒

子洛字受洛干豪壯有武藝騎射過人爲鄉閭所伏拔陵反隨父歸順除顯武將軍隨爾朱榮每有戰功累遷汾州刺史驃騎將軍及起義信都遠送誠欵高祖嘉其父子俱至甚優其禮除領軍兼靈州刺史武帝入關除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與諸將圍獨孤如願於金塘及河陰之戰並有功高祖嘉其父普尊老將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此役也諸軍北渡橋洛以軍不動謂西人口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高祖以雄壯各其所營地爲回洛城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時當世推爲名將與和初卒可朱渾元字通元自云遼東人世爲渠帥魏時擁衆內附曾祖護野肱終於懷朔鎮將遂家焉元寬仁有武略少與高祖相知北邊

擾亂遂將家屬赴定州值鮮于修禮作亂元擁衆屬焉葛榮併修禮復以元爲梁王遂奔爾朱榮以爲別將隸天光征關中以功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之殺賀拔岳也周文帝率岳所部還共圖悅元時助悅悅走元收其衆入據秦州爲周攻圍苦戰結盟而罷元既早遇高祖知遇兼其母兄在東嘗有思歸之志恒遣表疏與高祖陰相往來周文攻圍苦忌元智勇知元懷貳發兵攻之元乃率所部發自渭州西北渡烏蘭津周文頻遣兵邀之元戰必摧之引軍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出靈州刺史曹湜女壻劉豐與元深相交結元因說豐以高祖英武非常尅成大業豐自此便有委質之心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高祖聞其來也遣平陽守高嵩持環一枚以賜元并運資糧遠遣候接元至晉陽引見執手賜帛千疋并奴婢田宅兄弟四人先在并州者進官爵元所部督將

皆賞以爵邑。封元縣公。除車騎大將軍。討西魏儀同金祚。皇甫智達於東雍擒之。遷并州刺史。又與諸將征伐。頻有尅捷。降下天保。初封扶風王。頻從顯祖討山胡茹茹。累有戰功。遷太師。薨。贈假黃鉞。太宰錄尚書元善於御衆。行軍用兵。務在持重。前後出征。未嘗負敗。及卒。朝廷深悼之。皇建初。配享世宗廟庭。

劉豐字豐生。晉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有口辯。好說兵事。破六韓拔陵之亂。豐以守城之功。除普樂太守。魏永安初。除靈州鎮城大都督。周文授以衛大將軍。豐不受。乃遣攻圍。不尅。豐遠慕高祖威德。乃率戶數萬來奔高祖。上豐爲平西南汾州刺史。遂與諸將征討。平定寇亂。又從高祖破周文於河陰。豐功居多。高祖執手嗟賞。入爲左衛將軍。出除殷州王思政。據長社。世宗命豐與濤河王岳攻之。豐建水攻之策。遂過洧水。以灌之。水長魚鱉皆遊焉。

九月至四月。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北有白氣。同入船。忽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絕。漂至城下。豐游水向土山爲浪所激。不時至西人鈎之。並爲敵人所害。豐壯勇善戰。爲諸將所推。死之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曰忠子曄嗣。

破六韓常字保年。附化人。匈奴單于之裔也。右谷蠡王潘六奚沒於魏。其子孫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世領部落。其父孔雀世襲酋長。孔雀少驍勇。時宗人拔陵爲亂。以孔雀爲大都督。司徒平南王孔雀率部下一萬人降於爾朱榮。詔加平北將軍。第一領民酋長。卒。常沉敏有膽略。善騎射。累遷平西將軍。高祖起義常爲附化守。與萬俟受洛于東。帝高祖嘉之。上爲撫軍。與諸將征討。又從高祖攻擊諸寇。累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封平陽公。除洛

狼家

州刺史常啟世宗曰常自鎮河陽以來頻出關口太谷二道北制
已北洛州已南所有要害頗所悉知而太谷南口去荆路踰一百
經赤工坂是賊往還東西大道中間曠絕一百五十里賊之糧饟
唯經此路愚謂於彼選形勢之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遠還
自然不能更有行送世宗納其計遣大司馬斛律金等築楊志百
家呼延三鎮常秩滿還晉陽拜太保倉州刺史卒贈尚書令司徒
公太傅第一領民酋長假王謚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勇尚氣任俠魏正光中隴右賊起詔
雍州刺史元猛討之召募狼家以為軍導祚應選以軍功累遷龍
驤將軍靈州刺史高祖舉義爾朱天光率關右之眾與仲遠等北
抗義師天光留祚東秦總督三州鎮靜二州天光敗歸高祖除車
騎大將軍邙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祚除華州刺史加開府

儀同三司別封臨濟縣子卒贈司空

韋子粲字暉茂京兆人曾祖閻魏咸陽守父雋都水使者子粲仕
郡功曹史累遷為大行臺郎中從爾朱天光平關右周式入關以
為南汾州刺史神武命將出討城陷子弟俱被獲送晉陽蒙放免
以粲為并州長史累遷豫州刺史卒初子粲兄弟十三人子姪親
屬闔門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難多致誅滅歸國獲
存唯與弟道諧二人而已諧與粲俱入國粲富貴之後遂持棄道
諧令其異居所得廩祿略不相及其不顧恩義如此

三月四日薄陰

北齊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

魏州中鳳麟
氏肅南陳甫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韶

元坦。祖魏獻文皇帝。咸陽王禧第七子。禧誅後。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歲屢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後。諸子貧乏。坦兄弟為彭城王勰所收養。故有此言。

及古開 漢

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已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坦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正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為御史劾奏免官以王婦第尋起為特進出為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正稅外別先責絹五疋然後為受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為太常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坐子世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因酒醉誹謗妄說圖讖有司奏當死詔並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

白浪河

元斌字善集祖魏獻文皇帝父高陽王雍從孝莊於河陰遇害斌少襲祖爵歷位侍中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官重慎頗為齊文襄愛賞齊天保初准例降爵為高陽縣公拜右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浪河以罪賜死元孝友祖魏太武皇帝兄臨淮王譚無子令孝友襲爵累遷滄州刺史為政溫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靜帝宴文襄於華林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恒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奉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為黨族二十家為閭五家為比隣百家之內有師二十五人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吞食比之為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四之名不改而家為於

四閭一比計族少十二丁得十匹資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資二十四萬匹十五丁爲一番共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妻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王王侯娶后族故無姿勝習以爲常婦人不幸生逢今世舉朝旣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邴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以姑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以制夫爲婦德以能妬爲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

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雖遺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首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爲皂隸墓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各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饗累魚成山山有林木之像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

官司不加糾劾。卽與同罪。孝友在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光祿大夫。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宮。出與元暉業同被害。元暉業字紹遠。魏景穆皇帝之玄孫。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一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閒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辯宗錄。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歆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鹽與人。何不打碎。

之。我出此言。卽知死也。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亦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鑿冰沉其屍。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問。位諫議大夫。莊帝幸洛南。昭業立於閭闔門外。叩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免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石光祿大夫。卒。謚曰文侯。

元弼字輔宗。魏司空之子。性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授同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宣武中。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爲室。布衣蔬食。卒。建元元年。子暉業。訢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卽告暉業。終如其言也。

元韶字世胃。魏孝莊之後。避爾朱之難。匿於嵩山。性好學。美容儀。初爾朱榮將入洛。父劭恐。以韶寄所親滎陽太守鄭仲明。仲明尋為城人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仲明兄弟僧副避難。路中賊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況諸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刃逼之。客乃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隱於私家。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帝以孝武神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馬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侍中。錄尚書。司州牧。進太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為縣公。韶性行溫裕。以高氏壻。頗膺時寵。能自謙退。臨人有惠政。好儒學。禮致才彥。愛林泉。修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帝剝韶鬚髯。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我以彭城為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

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竝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竝無遺焉。或父祖為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強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多。得爪甲。都下為之久不食魚。贊曰。元氏蕃熾。憑茲慶靈。道隨終運。命偶淫刑。

此卷章台北史而成也。

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魏州中鳳皇
氏甫而甫甫

李渾

子湛 渾弟 族子公緒

李璵

弟璩 族弟曉

鄭述祖

子元德

李渾字季初趙郡栢人人也。曾祖靈魏鉅鹿公。父遵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時四方多難。乃謝病。求為青州征東府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爾朱榮入洛。衣冠殲盡。論者以為知機。永安初。除散騎常侍。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為征東軍都官尚書行臺。赴援。而社客宿將多謀。諸城各自保。固壁清野。時議有異。同渾曰。社客賊之根本。圍城復踰。晦朔易

合之衆易可崩離若簡練驍勇銜枚夜襲經趣營下出其不意咄
嗟之間便可擒殄如社客就擒則諸郡可傳檄而定何意冒熱攻
城徒損軍士諸將遲疑渾乃決未明達城下賊徒驚散生擒社客
斬首送洛海隅清定後除光祿大夫兼常侍聘使至梁梁武謂之
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常侍曾經將領今復
充使文武不墜良屬斯人使還爲東都守以賊徵還世宗使武士
提以入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耶世宗笑而捨之天保初
除太子少保邢邵爲少師楊愔爲少傅論者爲榮以參禪代儀注
賜爵涇陽縣男刪定麟趾格尋除海州刺史土人反共攻州城城
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先有一池時旱久涸一朝
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爲神應時駭散渾督勵將士捕斬渠帥渾妾
郭氏在州干政納貨坐免官卒于鄴

子湛字處元涉獵於文史有家風爲太子舍人兼常侍聘陳渾與
弟繪偉俱爲聘梁使主湛又爲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之
門

繪字敬文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偶以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
伯姊筆牘之間而輒竊用未幾遂乃啟出爲北道行臺轉并州刺
史封平原郡公邑一千七百戶隆之請減戶七百并求降已階讓
兄騰竝加優詔許之仍以騰爲滄州刺史高祖之討斛斯椿以隆
之爲大行臺尚書及大司馬清河王亶承制拜隆之侍中尚書右
僕射領御史中尉廣費人工大營寺塔爲高祖所責天平初丁母
艱解任尋詔起爲并州刺史入爲尚書令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
勢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啟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又
領營構大將軍京邑制造莫不由之增築南城周迴二十五里以

此傳一曰同約三
百家高隆之
傳之重出也
制之而補撰也
未幾遂通急就
章內外更之以
爲非常見也及長
儀免端偉神情
明高河間郡是即
繪舅也妻繪清
言艱其高遠每
得曰若披雲霧如
將珠玉宅相之寄
良在此生齊王第
齊更引爲主簿
記室焉出表檢待

以安其友之禮司徒高
世碑為從事中郎
徵至者時勅侍中西
河王必者監此日京
選常與十人緝獲
五禮繪與大察王又
同掌軍禮禮德節
者於頭陽殿請
孝經禮記繪與
弟寧高張伯莊魏收
盧元明等俱為錄
議素長年札尤能
傳受緝緝詞議簡
舉可觀天平初世
宗用為丞相司馬
每罷朝文武總集
對揚王廷告不
先發之言瑞為君
之旨音降辭止風
部雅觀者掉然武
生和氣常侍為聘
梁使至中武亦明
高相今在何處繪曰
今在晉陽書過因及
梁武曰里柳若為形
容高相作何經四
曰里柳道遠問有人
神聖者道遠以此
此懷上此相有昭不

漳水近於帝城起長隄以防汎溢之患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
造治碾磴並有利於時魏自孝昌已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為
當部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為煩擾隆之表請自非實在
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
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有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
國多事具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
當共車千秋分字耳坐人笑前後行人皆通啟求市繪獨守清尚
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平南將軍高陽內史郡境舊有猛獸民常
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鬪死咸以為化感所致皆請申上繪不聽高
相東巡郡國瀛州城西駐馬立使慰之曰孤在晉知山東守唯
卿一人用意及入境觀風信如所聞但善始令終將位至不次河
間守崔謀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

高鏡觀與魯攻味取
已勢必不遠梁武曰
如卿言極佳子梁人
況言氏族袁柳曰
未若我本出自黃
帝姓在十四之限云
云一
以上依百細本補之昭
知三十八年三月八日柳
甲自北

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嬾手足遲鈍不能遂飛
追走遠事佞人是時世宗使暹選司徒長史暹薦繪既不果咸謂
由此書天保初為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趨事權勢以此
久而屈況卒
公緒字穆叔渾族兄藉之子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冀州司馬疾
去官後以侍御史徵不至卒公緒沉冥樂道不關世務故誓心不
仕尤善陰陽圖緯之學嘗語人云每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
世祚終於四七帝年則及亡之歲上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
緒潛居自待雅好著書撰典言十卷又撰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
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語十三卷並行於世
李璵字道璠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嵩之五世孫父昭並有重名
於魏代璵溫雅有識量釋褐太尉行參軍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遷

典言
質疑
喪服章句
古今略記
玄子
趙語

都於鄴留於後監掌府藏及撤運宮廟材木以明幹見稱累遷驃騎太將軍東徐州刺史解州還遂稱老疾不求仕齋受禪追與兼兼前將軍導從於圓丘行禮璵意不願榮名兩朝雖以宿舊被徵過事卽絕朝請天保四年卒子詮韞誦韞無行誦以妻穆提婆子懷胤超遷臨漳令儀同三司韞與陸令萱女弟私通令萱奏授太子舍人弟瑾字道瑜名在魏書才識之美見稱當代瑾六子彥之倩之壽之禮之行之疑之並有器望行之與兄弟深相友愛又風素夷簡爲士友所稱范陽盧思道是其舅子嘗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陽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風塵時人以爲實錄璵從弟曉字仁略魏太尉虔子學涉有思理釋褐員外侍郎爾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衣冠爲鼠所噬遂不成行得免河陰之難及遷都鄴曉便寓居清河託從母兄崔悅宅給良田三十頃曉遂築室安居

訓勗子侄無復官情武定末以世道方泰乃入都從仕除頓丘守卒鄭述祖字恭文滎陽開封人祖義魏中書令父道昭魏祕書監述祖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爲先達所稱譽釋褐司空行參軍天保初累遷太子少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今於鄭兗州見之矣初述祖父爲兗州於城南小山起齊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慟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人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後境內無盜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悟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所在好爲山池松竹交植盛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未貴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

愛文藻

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今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遂卒於州述祖女為趙郡王獻妃述祖嘗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譬之子元德多藝術官至琅邪守

元德從父弟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又藻名望世宗引為館客歷太子舍人崔昂妻即元禮之姊也魏收又昂之姊夫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謂思道云看元禮此來詩詠亦當不減魏收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但知妹夫疎於姊弟元禮入周卒終始州別駕此卷雖非北史而無論贊疑尚非正史

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終

魏川中周國
氏周周周

三月六日陰寒

北齊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二

崔暹子達學

高德政

崔昂

崔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漢尚書實之後也世為北州著姓父穆州主簿暹少為書生避地勃海依高乾以妹妻乾弟慎後臨光州啟暹為長史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為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高祖與語說之兼丞相長史高祖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知後事謂之曰丈夫相知豈在新舊軍戎之事留守任功家弟年少未閑事宜凡百後事一以相屬握手殷勤至於三四後遷左丞吏部郎王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邵宜任府僚兼任機密世宗

著姓

魏川中周國
氏周周周

因以徵邵甚見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世宗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為嫌。」高慎之叛，與暹有隙。高祖欲殺之，世宗救免。武定初，遷御史中尉。暹舉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鞋、嵇暉、鄺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為御史。世稱其知人。世宗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高視徐步。兩人掣裾而入。世宗分庭對揖，暹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蔬食，願公少留。」暹曰：「適受敕在臺，以檢校，遂不侍食而去。」世宗降階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公出之東山，暹於道前驅，為赤棒所擊。世宗回馬避之。暹後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羨、雍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咸陽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罪狀極筆，並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高祖書於鄴下諸貴曰：「崔暹昔事家弟，為定州長史，後吾兒開府，諮乃爾。」

議及遷左丞吏部郎，吾未知其能也。始居憲臺，乃爾糾劾咸陽王司馬令，並是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高祖如京師，羣官迎於紫陌，高祖握暹手而勞之曰：「往前朝廷，豈無法官，而天下貪婪，莫肯糾劾。中尉盡心為國，不避豪強，遂使遠邇肅清。羣公奉法，衝鋒陷陣，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今榮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高祖為擁之而授轡。魏帝宴於華林園，謂高祖曰：「自頃朝貴，牧守令長，所在百司，多有貪暴，侵削下人。朝廷之中，方用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高祖降階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匹，乞回賜之。帝曰：「崔中尉為法道俗，齊整。」暹謝曰：「此自陛下風化所加，大將軍臣澄勸獎之力。」世宗退。

謂暹曰。我向畏羨。何況餘人。由是威名日盛。內外莫不畏服。高祖崩。未發喪。世宗以暹爲度支尚書兼僕射。委以心腹之寄。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爲己任。世宗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世宗亦爲之止。有囚數百。世宗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以時進。世宗意釋。竟以獲免。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一生不問家事。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爲繕寫。以幡花贊頌。送至館焉。然而好大言。調戲無節。密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暹命儒者權會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令達拏昇高座開講。趙郡睦仲讓陽屈之。暹喜躍。奏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此皆暹之短也。顯祖初嗣霸業。司馬子

如等挾舊怨。言暹罪重。謂宜罰之。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苛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意。顯祖從之。及踐祚。譖毀之者猶不息。帝乃令都督陳山提等搜暹家。甚貧。置唯得高祖世宗與暹書千餘紙。多論軍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乃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保。夜則置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鎖赴晉陽。無實。釋而勞之。尋遷太常卿。帝謂羣臣曰。崔太常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初世宗欲以妹嫁暹。而會世宗崩。遂寢。至是。羣臣議於宣光殿。貴戚之子多在焉。顯祖歷與之語於坐上。親作書與暹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女樂安王魏帝外甥。內外敬待。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乃以王降達拏。天保末。爲右僕射。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何所妨。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或多醉。太后向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十年。暹以疾

卒帝撫靈而哭贈開府達拏溫良清謹有識學少歷職為司農卿入周謀反伏誅天保時顯祖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似答曰甚相敬重唯阿家憎兒顯祖召達拏母入內殺之投屍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讎

高德政字士貞勃海脩人父顯魏滄州刺史德政幼而敏惠有風神儀表顯祖引為開府參軍知管記事甚相親狎高祖又擢為相府掾委以腹心遷黃門侍郎世宗嗣業如晉陽顯祖在京居守令德政參掌機密彌見親重世宗暴崩事出倉卒羣情草草勳將等以纘戎事重勸帝早赴晉陽帝亦回違不能自決夜中召楊愔杜弼崔季舒及德政等始定策焉以楊愔居守德政與帝舊相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為天文圖讖之學又陳山提家客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政勸顯祖行禪代之事德

政又披心固請帝乃手書與楊愔具論諸人勸進意德政恐愔猶豫不決自請馳驛赴京託以餘事唯與楊愔言愔方相應和德政還未至帝便發晉陽至平都城召諸勳將入告以禪讓之事諸將等忽聞皆愕然莫敢答者時杜弼為長史密啟顯祖云關西是國家勍敵若今受魏禪恐其解義兵挾天子而東向王將何以待之顯祖入召弼入與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與王爭天下者彼意亦欲為帝譬如逐兎滿市一人得之衆心皆定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心縱欲屈強止當逐我稱帝必宜知機先覺無容後以數人弼無以答帝已遣馳驛向鄴書與太尉高岳尚書令高隆之領軍婁叡侍中張亮黃門趙深楊愔等岳等馳傳至高陽驛帝使約曰知諸貴等意不須來唯楊愔見高岳等並還帝以衆人意未協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終汝何容欲行

舜禹事。此亦非汝意。正是高德政教汝。又說者以爲。昔周武王再
駕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旋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
等。每言卜筮雜占。陰陽緯候。必宜五月。應天順人。德政亦勸不已。
仍白帝遣魏收。收至令撰禪讓詔冊。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至五
月初。帝廢晉陽。德政又錄在鄴諸事條。進於帝。帝令陳山提馳驛
齋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大略令撰儀注。防察魏室諸王。山提以五月
至鄴。楊愔卽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陵。度支尚書陸操。詹事
王昕。黃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
太傅咸陽王坦等。總集。引入北宮。留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帝
初發至亭。前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大以沉吟。至平城都。便不復
肯進。德政徐之才。苦請帝曰。山提先去。若爲形容。恐其漏泄。不果。
卽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

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八日。楊愔書中旨。以魏襄城王昶。并司空
公潘相。樂侍中張亮。黃門趙彥深。入通奏事。魏孝靜在昭陽殿。引
見昶云。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臣等昧死
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魏帝便斂容曰。此事推拒已久。謹當遜避。
又道若爾。須作詔。中書侍郎崔劼奏云。詔已作訖。卽付楊愔。進於
魏靜帝。凡有十餘條。悉書。魏靜帝云。安置朕何所。復若爲去。楊愔
對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魏靜帝於是下御
坐。就東廊。口誦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
永作虞賓。所司尋奏。請發魏靜帝。口人念遺簪弊履。欲與六宮別。可
乎。乃入與夫人嬪御。以下訣別。莫不歔歔掩涕。項趙國李氏口誦
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魏靜帝登車。出萬春門。直
趨趙道德。在車中陪侍。百官在門外拜辭。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

南宅帝至城南頓所受禪之日除德政為侍中尋封藍田縣公七年
 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幹德政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政
 事多有弘益顯祖末年縱酒酣醉所為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後召
 德政飲不從又進言於前諫曰陛下道我尋休今乃甚於既往其
 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政恒以精神凌
 逼人德政甚懼乃稱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為退身之計帝謂楊
 愔曰我大憂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禪代之祭因德政言情切至方
 致誠款常內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
 從之德政見除書而起帝大怒召德政謂之曰聞爾病我為爾鍼
 親以刀子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
 下帝起臨階砌切貢桃枝曰爾頭即墮地因索大刀自帶欲下階
 桃枝乃前足之三指帝怒不解德政於門下其夜開城門以轎輿

桃枝

送遠家旦日德政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於宅見而
 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以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時
 妻出拜又斬之并其子祭酒伯堅德政死後顯祖謂羣臣曰高德
 政常言宜用漢人除鮮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為諸
 元報讎也帝後悔贈太保嫡孫王臣襲焉
 崔昂字懷遠博陵安平人也祖挺魏幽州刺史昂年七歲而孤伯
 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所親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
 昂性端直少華沉深有志略堅實難傾動少好章句頗綜文詞世
 宗廣開幕府引為記室參軍委以心腹之任世宗入輔朝政召為
 開府長史時勳將親族賓客在都下放縱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
 如之門尤劇昂受世宗密旨以法繩之未幾之間內外齊肅遷尚
 書左丞其年又兼度支尚書左丞兼尚書近代未有唯昂獨為冠

德政

律令
禮樂

首朝野榮之武定六年甘露降於宮闕文武官寮同賀顯陽殿魏
帝問僕射崔暹尚書楊愔等曰自古甘露之瑞漢魏多少可各言
往代所降之處德化感致所由次問昂昂曰案符瑞圖王者德致
於天則甘露降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維為戒實啟中興小鳥孕
大未聞福感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_音帝為斂容曰朕既無德何以當
此齊受禪遷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
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偽經手歷日知無不為朝廷歎其至公又奏
上橫市妄費事三百一十四條詔下依啟狀速議以聞其年與太
子少師邢邵議定國初禮仍封華陽縣男又詔刪定律令損益禮樂
令尚書右僕射薛琡等三人在領軍府議定又敕昂云若諸人不
相遵納卿可依事啟聞昂奉敕笑曰正合生平之願昂素勤慎奉
教之後彌自警勗部分科條校正今古轉廷尉卿昂本性清嚴凡

見黷貨輩疾之若讎以是治獄文深世論不以平恕相許顯祖幸
東山百官頌讎升射堂帝召昂於御坐前謂曰舊人多出為州我欲
以臺閣中相付當用卿為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
中間州不可得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
瑞謂太子曰此是國家柱石汝宜記之未幾復侍讎金鳳臺帝歷
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人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
過天保十年策拜儀同燕子獻百司陪列昂在行中帝特召昂至
御所曰歷思羣臣可綱紀省闈者唯冀卿入即日除為兼右僕射
數日後昂因入奏事帝謂尚書令楊愔曰昨不與崔昂正者言其
太速欲明年真之終是除正何事早晚可除正僕射明日即拜為
真楊愔少時與昂不平顯祖崩後遂免昂僕射除儀同三司後坐
事除名卒祠部尚書昂有風調才識舊立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探

揣上意感激時主或列陰私罪失深為顯祖所知賞發言獎護人莫之能毀議曹律令京畿密獄及朝廷之大事多委之尚嚴猛好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若前者崔暹季舒為之親援後乃高德政是其中表常有挾持意色矜高以此不為名流所服子液嗣

北齊書卷三十一 列

二十二 終

西川中圖印

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三

王昕 弟暉

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六世祖猛秦符堅丞相家於華山之郿城父雲仕魏朝有名望昕少篤學讀書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射武服持刀陪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騁騁信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馬在前手為驅策昕舍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府望惟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散數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昕乃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杯人爭進手昕獨執版却立悅於是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為宴適親起與牀卿是何人獨為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案從斯養之

通

西川中圖印

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臥閒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沉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微察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累遷東萊太守後吏部尚書李神儁奏言此因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以王元景等為常侍定限八員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即正冠而斂容焉昕體素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愔重其德業以為人之師表遷祕書監昕少與邢邵俱為元羅賓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從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邢子才當先殺我邵乃免焉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之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世宗說此言以為笑樂昕聞之故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顯祖以昕

疏誕非濟世所須罵之曰好門戶惡人身又有讒之者曰王元景每嗟水運不應遂絕帝愈怒乃下詔徙幽州後徵還除銀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事帝怒臨漳令嵇暉及舍人李文師以暉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為奴鄭子默私謂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子默遂以昕言啟顯祖仍曰王元景此陛下於殺紂楊愔微為解之帝謂愔曰王元景是爾博士爾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病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尸漳水天保十年也有文集三卷子顓嗣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弟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子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

詣理吟詠情性。往往麗絕。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暇慮其不進也。魏
永安初。第二兄暉聘梁。啟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
開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遷鄴。遷遊鞏洛。悅
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
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
困篤不起。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獬書勸令起。晞復書曰。辱告存念。
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獬。吾豈願其必獬。但理
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旣疑其非獬。亦可疑其是
獬。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獬。而營護雖獬。亦無損。疑其非獬。而不療。
儻是獬。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死。若王晞無可
惜也。則不足取。旣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
軍威德所被。颺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

其生靈足下。何必從容爲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返。晞遂
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遊。晞與清河崔瞻
頓丘李度。范陽盧正道。首應此選。文襄時爲大將軍。握晞等手曰。
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成立。不負義
方。卿祿位常亞吾弟。若苟使迴邪。致相註誤罪。及門族非止一身。
晞隨神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王演友。齊天保初。
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晞。欲加大
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
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錡
配甲方。居三年。王又固諫爭。大被歐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
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強食。
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抱晞曰。吾氣力憊然。恐不復相見。

乃爾
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為人兄。尊為人
主。安可與校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
乎。言未卒。王強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徙還為王友。王復錄尚書事。
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
自古以為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絕。主上顛顛。賴殿下
扶翼。王納焉。常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卿耳目所具。吾豈可
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為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
餘事。以呈。切諫。王曰。今朝廷乃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
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日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
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獻欬不自勝。曰。乃至是乎。
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對晞焚之。後王承間
苦諫。遂至忤旨。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

吾苗日
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噤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
亂杖。扶數十。會辭臥。得解。爾後。褻黷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俾
晝作夜。唯常山即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一人
垂拱。吾曹亦保優閒。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良主。晞曰。天保
享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冲。未堪多
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
假令得遂。冲退自審。保家祚得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
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
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
周公得耶。王不答。帝臨發。敕王從駕。除晞并州長史。及王至鄴。誅
楊燕等。詔以王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都督攝文武。還并州。
乃延晞。謂曰。不早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誓

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各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奏趙郡王叡爲左長史，晞爲司馬。每夜載人，晝則不語，以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後進晞密室，曰：此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法繩之。晞曰：朝廷比者疎遠親戚，寧思骨肉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道不恒，虧盈迭至，神幾變化，彤壘斯集。雖執謙抱糝，糠神器便是違上玄之意。隆先帝之基，王曰：卿何敢發非所宜言。須致卿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揆。是以冒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攸贊。王曰：拯難匡輔，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別，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區。

天下樂推，歌謠滿道，物無異望。杳等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述杳言。王曰：若內外咸有異望，趙彥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所論。自以卿意試密與言之。晞以事隙問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戰。弟旣發論，吾亦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將校四方，兵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踐祚。九月，除晞散騎常侍，仍兼吏部郎中。後因奏事，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爲自同外客，必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敕尚書易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廢禮。隆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德高雋，或在沉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疇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齊衰，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命古利用而當毀棄者，悉令

詳思以漸條奏未待頗備遇憶續聞朝膳給與御食畢景聽還時百官請建東宮敕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趨拜為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璽授皇太子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帝將北征敕問外間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晞曰鑿駕巡狩為復何爾若輕有驅使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奸相誣者朝士呼為裴蔡時二人奉車駕北征後人言陽休之主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為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陳晞曰我少

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訕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為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拊胸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忿其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祕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修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閒淡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闔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咏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常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來頗得

不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然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迫，懼有土賊，而晞溫酒服膏，曾不一廢，毋未肯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齊亡，周武以晞為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